



尤菴集 墨

碑

共五十

^ 16  
2410  
42





和  
2410  
60-42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七

碑

浦渚趙公神道碑

國朝文治尊尚三古之道自退栗以後為士者益知  
理事一致孝可移忠其說不可易矣浦渚先生趙公  
不由師傳篤信經訓越自髫髻以至白首不懈益虔  
期以斃而後已其聖賢所謂詩之好仁如此老而好  
學尤可愛者非耶公諱翼字飛卿其考僉樞公瑩中  
惻惻醇厚不失天真妣尹氏甚有婦德以 萬曆己  
卯四月七日生公先是有黑龍夢家人而飛入室三  
歲戲排碁子有易卦象見者異之五歲能屬文鄰有





老人使守所解衣至暮而還則不移項步其信實純  
慤已如此八歲草疏論辨邪正諸長老驚曰孰以此  
爲小兒作耶禁毋以示人蓋趙重峰憲救李文成成  
文簡兩先生被罪時也成童讀尚書如菴三百璣衡  
註說亦皆通曉又倣洪範立說名曰彝範遂汎濫諸  
家尹月汀根壽每見公作曰此秦漢間手段也旣而  
專意於性理之學以爲大學是聖賢心法體用具備  
中庸之戒懼慎獨是一篇之體要最當竭力者也於  
是作持敬圖諸說以自警以祖考命勉就場屋考官  
得其文歎賞年二十四登壬寅文科補入承文院忤  
權倖臣七年不調陞典籍由監察出爲平安評事受

賑饑任竭力濟活己酉叅錄玉堂爲司書兵曹郎白  
沙李公恒福見公課作而曰世豈有如許見識文章  
耶辛亥始入玉堂爲修撰知製教鄭仁弘醜詆文  
元文純兩先生公與同僚上劄辨之黜爲高山察訪  
韓文翼公浚謙爲監司許以知己癸丑時事益大變  
廢母之論始起公棄官歸村墅十餘年杜門不出  
儼使迎詔差製述官都元帥辟以從事皆不應公  
以所居近京不便自廣州轉入湖西之新昌縣結茅  
道高山下沈潛經史以自娛與朴潛冶知誠權晚悔  
得己講論不輟癸亥仁廟卽位朝議以爲初服  
銓曹當用一人公首爲佐郎盡其公允物論洽然



嘗於輪對進曰漢唐諸君不及於三代者以無學問之功也 上聳聽焉鄭松江澈爲山海所陷追削官職公力爲伸辨廢世子侄自荐棘跳出李梧里元翼李蒼石垓尹八松煌請貸死公右其議兼裁省郎廳公久在民間熟見弊瘼其所裁處區畫動合時宜而吏胥動浮言以撓之公上疏極論之仍言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美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臣竊恐聖志或有未立不能以古之帝王自期心術隱微之間率多姑息苟且則治化難得以望也伏願深察利欲善惡之機親賢勉學日從事於精一克復格致誠正之功焉甲子逆迨叛扈 駕南下賊平由檢詳舍

人歷應教典翰陞直提學嘗於 經席進曰大學論語實萬世爲學之大法也能究其義理之蘊驗之身心日用之間以踐其實則隱見表裏明白純粹其政令事爲無不大公至正如天地之化矣正言洪鎬請追獎朴承宗憲府劾其妄公進劄曰若以其言之妄而罪之則竊恐其不妄者難進也因以遞職俄復入仍陞拜承旨兼管宣惠事進說以爲朱子之言曰莫如明降詔旨令逐州逐縣各具所收金穀大均節之使州縣貧富不至相懸則良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今養民之政亦無以易此時梧里李公主其事而異議蜂起公慨然復爭曰若爲衆口所撓是猶作舍



道傍小事亦不可成况成 國家之治哉李公歎曰  
如吾真趙某之罪人也俄又以承旨應 旨進言大  
意以爲窮格之學不可不勉寬容之量不可不恢必  
須用力於明善誠身之功 仁獻王后喪沙溪金先  
生入慰旋歸公請勉留曰今之宿德無出其右雖在  
山林亦當召致今既上來豈可不知亡也已而辭都承  
旨 批曰清儉才學允合此任公請令僧徒還俗而  
限年定役則悅而從之者必多又論西邊募兵屯田  
事宜且請內移避亂遼民以報 皇上之恩且進備  
虜之策朝廷不用再疏論之又不行爲養自右尹出  
爲開城留守丁卯虜入寇公收集舟船悉載士女入

海島虜去奔問 行朝疏論西事甚悉入爲大司諫  
有名宰冒錄勲籍論削之先是朝議以私親服制論  
議異同及當遷祔有請別立禰廟者公辨之曰帝王  
家雖以兄繼弟亦謂之父子况以孫繼祖獨無父子  
之義乎禰位之闕非所疑也漢宣之繼昭帝是也光  
武中興實同創業而猶上繼元帝別立其四親廟朱  
子猶以爲不若立伯升之子以奉私廟爲尤善今茲  
大典禮豈可徒信一二人無稽之說乎遂以綾原君  
備爲主而其祔祭 上欲自主之公又爭之尋拜吏  
曹叅判己巳辭遞歷長國子及三司李延平貴論朋  
黨而引朱子與留正書 上曰朱子說亦不能無弊



公以副提學上劄曰 殿下未能深究先賢言意之所在而遽斷之以有弊非惟察理疎略又有輕忽聖賢之失又論王子私田免稅之不可曰竊恐 殿下於勝私克己之事或未能深留意也 上嘗以非罪竄羅公萬甲又貶張公維于外公爭之不報辭遞爲大司成以文諭館學諸生使之先讀近思錄以正門路因論學制 上命皆施行庚午春應 旨進言極論民生愁苦之狀因及豐呈 廟享事 上多採納焉尹公煌言事忤 旨公言事關宮禁人所難言而敢言之可謂不負其職掌樂院請肄女樂公言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秦王有憂色况今民生困苦上天

示警

又聞

皇城被圍戒嚴未解今日之事皆可痛哭君臣上下惟當恐懼憂戚不遑暇食豈宜聚集妓樂使之喧咽乎夏楸島禪將劉興治殺其都督 上以王人被殺于我境將興師討之旋聞興治奏稟而非擅殺公請罷兵憲府論內司弊 上怒責之公諫曰殿下喜聞之誠未至容受之量未恢治效未著實由於此時有宮奚因蹊徑以進公進言曰 殿下持己之嚴固無蠱惑之慮然君子知幾當憂其漸人臣愛君當防其微克己貴勇防患貴惻且聞畫工入 闕累月不出又豈非喪志之一端臣等所望於 殿下者一以聖人爲法凡嗜好之偏所以累於此心者一



切屏絕使本源之地清明純粹無一毫所蔽而萬化從此流出耳又曰凡事因怒而發者必失其正 殿下不置嬪御此帝王盛節今因言者忽有揀擇之命此未免爲怒所動時公以疾屢辭職名辛未丁內艱服除復舊踐因天變進戒尤切 上進拜禮曹判書曰才德俱優盡心職事 皇朝叛將投虜事機可憂公密進計策又請變科舉法擇師儒以養人才時三司爭論私親祔廟皆遠竄公以大司憲力救忤旨遞銓曹以副提學非公不可請罷例還拜遞復爲大司憲論田結租稅弊兼藝文館提學以不習詞翰辭 上引司馬光翰林學士事不許乙亥館學章甫

請以文成公文簡公從祀文廟一隊醜正之徒亦投疏誣詆公時爲學職深以世道爲憂上疏極論之不報辭遞學職時橫議方生莫可底定公再上疏又入筵席論之詳悉 上曰李珥極是賢人予非以其道德爲不足只以從祀是重典故不敢輕許耳丙子春爲工曹判書以事遞拜漢城判尹時虜衅已啓公條上八策曰激衆心曰通下情曰廣取士曰擇將才曰用土兵曰修城池曰改弓制曰導人民朝廷不能用公極言於尹相昉曰今禍至無日人謀如此必將坐取危辱莫如先入江都以自固尹相然之白于 上又爲時議所沮秋又爲禮曹判書 皇朝監軍黃孫



茂奉 詔至公請待以誠信勿欺冬虜大入 上將  
行江都虜騎已迫倉皇轉向南漢時公適失僉樞公  
所在號哭奔趨既得而急赴 行在則虜已充斥矣  
公痛哭而退與南陽守尹棨沈叅議之源金承旨尚  
李太常時稷尹校理鳴殷謀起兵勤 王公爲大將  
而棨忽爲虜所殺事無可爲乃入江都丁丑正月虜  
渡江公坐江岸不去二子抱持墜下掖上小舟而去  
蓋公自失 行在日夜痛泣如不欲生亂定有章劾  
對吏 上察其顛末只罷其職後臺論復起 上曰  
此非讀書人乎固知其賢矣癸未再疏辭 命入朝  
復再辭始 許歸養乙酉拜禮曹判書又懇辭秋冊

立 世子上疏極論導率之方仍曰亦願 殿下懋學  
進德丙戌又申前言 上褒賜廐馬拜吏曹判書辭  
不就夏丁外憂服除拜叅贊入謝仍引年乞致仕  
不許連有除拜公黽勉供職時進格言己丑 仁廟  
上賓初喪儀節多公所定公欲捨長陵改卜吉地朝  
論沮貳拜右議政遷左議政爲摠護使 葬禮畢上  
劄論典學致治尊賢教士之道仍論薦十餘人時  
孝廟方銳意求治公亦竭誠贊襄前後進言皆以危  
微精一爲 聖學之要以不忍人之政爲致治之本  
田賦兵制無不究極本末備具識者惜其不用公見  
不逞之徒潛通清國禍端已萌請先事周防庚寅虜



使六七輩至且以重兵壓境舉國震駭公至誠周旋  
事亦得已乞暇還遷葬母夫人 上特施恩例學士  
沈大孚俞棨論 仁廟謚號忤 旨公以爲言 上  
益怒命竄二人公待罪 上曰卿之忠實予豈不知  
宜安心焉大司憲南銑副提學趙錫胤亦論沈俞而  
罷公乞退不已沈俞遂得釋然公求去益力 仁廟  
小祥論練服之制不行 上禱雨于社稷 上使議  
用樂當否公引越紼專請用之公又進言明善誠身  
求仁進德之功未有若四書之要者須反復而深玩  
之以爲一生工夫則可見義理之無窮而日有緝熙  
之益矣 殿下誠有求爲聖人之志則讀之必欲求

其義履之必欲循其則天理必欲復之盡己私必欲  
去之淨則生民自然皆得其所而萬世稱聖矣 上  
下教求言公請抄出切要者條列施行從之 上疑  
朝臣之朋黨公請平心察理又論嬰兒定役良女所  
生爲私奴之非又言一家定役者三人則餘勿復定  
爲僧者使納米三石上自公卿下至庶孽之無役者  
皆出布一疋以爲養兵之資此皆量時度宜而欲行  
之者館學又請兩賢從祀李象震柳授等相繼投疏  
語絕醜悖館學意 上有所左右捲堂而去公上劄  
曰李珥天稟之高所學之正識見之超詣德行之純  
備可謂百世之師表也成渾端莊嚴重出處行事動



遵古賢誠儒者之高蹈也二臣之從祀實不易之論也公又曰聖賢之生必得天地純粹之氣孔孟之後歷千數百年而始有程朱子我東至 本朝趙光祖李滉以聖賢爲學或進而有所爲或退而自修繼其後者實珥渾也今從祀之論舉國同辭而獨有媿嫉者之黨類子孫出而詆毀之其中柳稷之疏誣罔甚矣李滉之於珥其愛重獎許考其文集可見而稷謂之深惡李珥之學於陸氏絕不近似而稷謂之出於陸家李滉論學多從珥說如聖學十圖中庸小註可見而稷謂無絲毫契悟李滉死後李珥獨請從祀而稷謂攻之不遺餘力成渾之疏首以講學窮理爲要而

稷謂之未嘗言也引朱子收拾身心保惜精神之說則謂之道家者流又詆珥所論四端七情與李滉有異夫孟子之言四端特舉情之善一邊禮記之言七情是善惡之總稱李滉四七相對之論雖因權近舊說而未免失於照勘故珥嘗辨之曰夫義理天下之公若繁疑而不言則此理終晦而不明矣程子於易傳竭一生之精力而朱子指其差誤處甚多饒魯陳櫟至曰不願爲朱子佞臣况珥識見之超邁言論之精當可以百世以俟而不惑矣至如理通氣局一句所以發先賢之未發者而稷乃謂其學以理氣爲一物不亦誣乎邪說肆行其禍甚於洪水猛獸臣竊懼



焉又言館儒捲堂 列聖必宣諭使還聖朝待士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今 殿下怒其妄言不爲宣諭恐非待士之道 上優答焉咸鏡道儒生爲兩賢上疏有 嚴旨嶺南儒生以柳櫻被罰赴科場作亂公言北地雖荒僻秉彝之性人所均賦今慕兩臣道德相率而來耳嶺儒果以櫻爲直道而被罰則自不赴舉可也今乃羣至試場公肆悖亂正所謂要君者無上也 御批有未安語公請免不許請益力遂遞 上聞公決去再遣史官勉留公不敢承命又以事削西樞散職然 上念公不已癸巳公男復陽入侍 上招使前問公起居仍宣 旨使之往諭公上疏陳謝

甲午聞都城大水上疏曰宋宣和中汴京大水李綱以爲夷狄兵戎之象果有靖康之禍頃年丙子 本朝亦然今此水災甚於丙子若復有前日之患則不知何以待之昔孟子謂滕文公曰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其所以用力之方則凡二帝三王君臣所論及孔孟之言在方冊者是也惟在誠心信向而力行之而已 上優批以答其後 上謂筵臣曰予曾令趙復陽諭告予意于趙相而不來矣仍又下 諭召之公又以老病終不起乙未二月感疾 上再遣醫賫藥救之疾未革猶強起冠帶謁家廟三月十日考終春秋七十七訃聞 上震悼輟朝吊賻儀 王世



子亦遣官官致吊祭六月癸亥葬于大興縣東華山  
乾向之原公聰穎絕人德性天成純粹渾厚樂易洞  
徹望之如祥雲瑞日性至孝事親極其誠敬僉樞公  
起居不良公晝夜離側坐臥便旋皆親自扶持及  
喪公年近七十水漿不入口三年不脫衰經日夜號  
哭如一日枕席皆爲之濕服闋猶居外寢及遷先夫  
人之葬哀戚之至無異袒括之日性喜酒後以親戒  
因不復近口父母所嗜終身不忍食語及必流涕每  
值生日喪餘悲泣不自勝祭時雖盛寒必沐浴至篤  
老猶然親舊之喪累日食素下至僕隸之賤亦爲之  
不肉常以程子忘生徇欲之語爲至戒雖在盛麗之

場絕無所近衣取蔽體食不重味立朝五十餘年田  
宅一無所加每當饑歲必減損常食或進餐粥曰人  
皆飢餓我何心美食蓋公忠君憂國發於至誠惻怛  
自爲秀才已以經濟爲己任如行大同以救良改軍  
政以養兵變通科第以正士習援據古制叅酌時宜  
極言竭論懇扣不已 仁祖大王知公學術忠誠深  
加敬重而當國諸臣實無宏遠之圖凡所論建率多  
沮塞逮 孝廟初服又有所未遑也常歎曰治道惟  
通經窮理之人知之又曰治道不難知也人主修德  
爲第一其次任賢其次修其法度而已撫愛宗族收  
恤備至教諸子甚嚴有過不少假待人接物一以寬



和人皆心醉而誠服然見人有不正不直者嚴辭痛  
斥關邪說衛斯道毅然以身徇之得失榮辱洒然無  
欣戚意進退出處之正人無間然少與張公維崔公  
鳴吉李公時白最相善時人謂之四友情分甚厚而  
至於言論心事未必盡同又與清陰金公敬愛甚至  
而每論事亦未嘗苟合也完平李公西平韓公年輩  
雖懸甚而特相親愛謂之知己完平常言趙某非今  
世人公平生手不釋卷常曰欲學聖賢舍四書不可  
又嘗謂孔子之後集羣儒而大成者朱子也其功多  
於孟子云每以持敬存心爲一生本領工夫常曰持  
敬以收斂操存爲要以精神湛然在裏爲驗又曰爲

學只要做私欲盡去天理純全底人只要做光明洒  
落不愧天地鬼神底人只要做擔當天下事參天地  
贊化育底人其本只在心存又曰心存時神明不昧  
萬理渾具此時則雖聖賢之心亦只如此但聖賢持  
之久而學者不能耳每日晨起整衣冠謁家廟退處  
書室終日端坐每當進對宿齋預戒精白肅恭水旱  
承命禱祀無不立應爲文章只取辭達理通不事  
雕刻信筆橫豎滔滔不窮豁谷每言義理之文吾輩  
難及云有文集十五卷其餘述作數十冊藏于家或  
有刊行者公嘗以困得淺說數篇隨疏投進兩朝  
皆賜寵獎趙氏始出豐壤有諱孟佐麗祖策開國勳



爲平章事自後士大夫不絕曾祖節度使諱安國祖  
都事諱侃洎僉樞公三世以公貴皆 贈大官妣尹  
氏縣監春壽女公配星州玄氏壺儀甚備 贈叅判  
德良之女高麗名臣德秀之後封貞夫人後 贈貞  
敬有五男一女男夢陽縣監進陽郡守復陽吏曹判  
書來陽進士顯陽生員壯元女適進士李相胄夢陽  
男持剛縣令進陽男持韓復陽男持衡持成持謙持  
元持謙曾爲副提學來陽男持憲正郎顯陽男持恒  
府使持正郡守余竊惟古所謂道學必有以心得躬  
躬而推之政事故不爲天下裂而治出於一矣世衰  
道微理事二致本末殊歸所謂使道常無用於天下

者真可戒也惟公務本實而耻虛遠猶根茂而實遂  
膏沃而光曄在家在邦皆可師法同春宋公浚吉晚  
登公門心悅誠服常稱頌不衰矣世或疑公所述作  
或異於朱子則同春嘗誦公語曰朱子是孔子後一  
人如論大學誠意雖與章句略有差互而實用語類  
說亦朱子意也噫欲知公學術者盍於此觀之哉銘  
曰  
自古先民學以爲己自足之餘惟用之致後世不然  
章句文辭終於無用俗人攸嗤嗟惟浦老能自得師  
其師惟何聖賢之書潛思力究不密不疎乃踐其實  
乃誠其身事親克孝曾閔之隣移以事君責難爲程



曰帝曰王惟君所行經綸之策非漢唐規誠心保良  
至治之基人以爲迂實莫與要常談死法寔活寔妙  
雖是邃古雖典雖謨苟求其道捨此何求故鄒聖言  
以斯爲猷惟公所學惟一於是旣處三事庶幾其試  
適值斯文危於邪說是閑是距終以顛蹶其進與退  
與道消息我湖空明我稼豐殖優哉游哉浩然無作  
其道愈光如斗如嶽卒以殉身孰云非天 宸情惻  
愴士林涵漣惟茲一丘百世攸軾我銘斯碑以示無  
極

樂靜趙公神道碑

樂靜趙公以乙未八月初二日沒至今墓無顯刻不

惟摺紳處士廝養胥僮亦皆嗟歎曰人也之賢何待  
碑而顯惟載烈象容自古及今未之或改也其門人  
徒弟遂相與屬筆於余謹按其狀則趙氏出自白川  
鼻祖文冑麗朝上將軍本朝胖策開國勳啓封號後  
世稍不振至諱廷虎清名直道大顯於世官止監司  
出後伯父諱凝其所生考諱冲也監司公娶郡守沈  
嘗女生公諱錫胤字胤之其曰樂靜士友稱以揭實  
也公自學語時已知文字或一日闕所課則輒惘然  
如有失落筆必驚座人谿谷張文忠公維光海時退  
處海曲公徃從之學古文谿谷期以遠到癸亥 新  
化始出遊塲屋公容貌端潔性氣溫潤羣輩爭目之



或指爲麟鳳其所作詩文人輒爭剽竊以去而公不以得失介意公於小科大科中輒罷榜罷輒復中崇禎戊辰公年二十三以壯元及第通籍于朝其所履歷皆極一時之選爲侍講院司書時鄭愚伏文肅公經世見其所記書筵事歎曰真奇才也 賜暇讀書湖堂庚午丁內喪壬申由修撰拜銓郎帶三字銜世號銓郎爲要路而公益持風裁門庭肅然無人跡公猶不欲久處辭輒復除乙亥館學儒生請從祀栗谷牛溪兩先生于聖廟 上入邪論不許公在玉堂上劄辨之甚力丙子請斥建虜嫚書以明大義仍陳內修之策其夏上疏極言時務冬點兵于嶺南俄聞

大朝被虜入南漢城公洒血奮義督發諸營兵入援公在後節制我兵遇虜輒左次公收拾餘兵以圖再舉而媾事已成矣丁丑二月復 命時朝廷方罪前日斥和人大言誤事公請與同受 不許屢章不已遂罷職公自亂後益無當世意時監司公又受玦謫深峽每有除拜輒不就亦未嘗淹常在監司公所戊寅出守晉州州人愛之如父母旣去而立三碑以頌之己卯以舍人充赴瀋書狀人惜之曰白玉何可澆以坑泥然虜人猶服其瑩然不滓庚辰昭顯世子將歸自瀋館而虜人要送元孫替其質 上許之公曰如是則國本虛矣亟草疏投進不報俄復有觸



忤語遂罷既叙爲應教復上劄言事 上以劄中有  
當諱不諱者 命刪改公詣臺待罪曰其人可罪其  
文不可改復以執義論內司非王政有 嚴批公數  
年之間隨事論列皆不見用遂復求外壬午爲安邊  
府使癸未以典翰召入論事尤直截又乞歸養 上  
每賜溫批而不許退甲申大臣白公才學特陞承旨  
因天災力陳修省之道移兵曹叅議復爲承旨又陳  
時務及論兵民之弊 上頗用之冬 命觀察湖西  
時監司公方寓道內公引以請辭 許之自後常在  
兵吏曹薇垣玉堂師儒兼管籌司槐院屢以批鱗見  
忤而不悔也丁亥監司公捐館己丑 仁祖大王上

賓公奔哭於 闕下兼服斬衰及塋復哭送於道左  
私服先滿卽拜大司諫時金清陰金慎齋二先生在  
朝翼勵 嗣聖公首論慎終于始次及心學以至公  
私義利之分無不極言 孝考方銳意圖治以忠直  
褒之 因山時多貸各司米布將取於民以償之公  
曰國有蓄儲正爲不時之需不必責償於民又言內  
司之弊而請依周官令吏部政院幹當焉又請罷諸  
宮家名田免稅並禁私占山澤以昭平明之治 不  
許公以言不行自劾又於大同新法議不合遂去職  
復長玉堂極論得失而曰宜加功本源痛除病根先  
是俞棨沈大孚議 廟號將蒙重譴公再上章伸辨



俄拜兩館大提學特陞資時將修仁廟實錄故清  
陰先生力薦之公五疏懇辭上責以史事之重公  
遂出視事是歲再爲大司憲都下相戒不敢犯禁人  
有上書激上怒者命加俞啓罪公伸救且自劾  
章六上上曰足見卿耿介廉隅予之不捨卿所以  
愈深也上嘗語公以事有經權欲畢公主昏禮盖  
時仁祖練制甫過也公力執不可上再三諭旨  
而公終不從事竟不行辛卯由禮曹參判移大司諫  
世子副賓客應旨進言上拜陵京圻監司扈駕以  
不能檢下將重勘公時長憲府傳輕議上怒甚罷  
公職餘悉下吏爭執之臣並皆安置而又竄公子湖

南之扶安壬辰賜環命以史事公固辭疏至上上  
凡有除拜皆不謝仍乞退休先是公嘗言秉銓者非  
人望至是復申其說上以爲伐異遠竄江界旋移  
杆城未至蒙放叙復舊踐適有訐人沽直者公以憲  
長論劾之其人有寵眷上黜公爲鍾城府使公素  
多病及歸自北塞而卒雖云天命亦豈所謂人事致  
之者耶公端重凝遠表裏瑩然介而不激和而不流  
平居恂寡言與笑故其心志安靜絕無虛誇浮浪  
之習忿厲殘暴之容自爲小官名公巨卿無不推重  
其事親左右使令必親執唯謹不以官高年長而有  
異侍疾時其親愍念其悴疾略使退去則必露坐戶



外不令知也推以行於親喪者又皆誠意篤至其接人則雖至僮僕亦未嘗惡言罵詈也立朝論議親切簡要不爲空言嘗進言於仁廟曰節省服御無禁澤梁則供惟厥正而實惠可施於民絕遠細娛斥罷工技則志不玩物而儉德可昭於下言路不廣則無遷改之實延訪或怠則絕繩糾之路然必先澄治本源以正建極之道然後志氣清明可以格天心於疾威之後萃民心於渙散之餘其前後反復未嘗不出於此本末俱備可舉而行也平生未嘗釋卷用力多在經傳晚好關洛諸書其在鄉里政令得失人物是非一切不掛於口至與士友談論古書商確理致脫

然若沉疴之去體至如世俗趨避利害計較財賄心固不屑而人亦不見其有不屑之迹故人不甚怨之也蓋公天姿近道門路又不差故大節之見於朝著達於四方者既卓然不可掩而其私行又皆纖悉懇篤雖朝論獲貳之後終無一瑕略指而爲言者可謂全德之賢人矣公教人其所成就者多矣其門人誦公之言曰爲學只知與行而行之尤難如事親孝事君忠人誰不知而鮮有行者知而不行與不知同又曰道不遠人只在日用事物之間又曰人只欲成就一箇是而已此雖古聖賢常談而公則必有深體自得之實歟配驪興閔氏府尹機女媿德不爽五女壻



正郎宋光祚校理李憲士人朴時瑋正言沈濡士人  
金萬垓公沒後閔夫人取公從弟錫祚子倫爲後竊  
嘗論之夫人多以老壯而爲強弱公則少時頗似優  
餘溫厚晚歲則強健果敢如岳峙河決人雖不知其  
所存而公則自有日新之功歟程子曰不學便老而  
衰說者曰不學則血氣爲主故閱時久而益以衰謝  
學問則義理爲主故閱理久而益以精明蓋於公驗  
之矣余與公事契深厚其修史時公闡揚余先人節  
義甚詳此亦扶樹世教之深意而所以覆庇其遺孤  
者亦至矣記昔 孝廟初服清陰慎齋二先生論當  
世急務以人才爲先而必以公爲第一嗚呼公之賢

可以信於百世而不見信於我 聖考者獨何歟銘曰  
允矣樂靜天賦之良金玉其相追琢其章文譜之初  
人謂鳳凰進塗雖闢退然如疑迨乎否運莫持其危  
我罄其忠訐謨孔嘉曰治有要端身正家以厲臣工  
以厚黎黔亦粵有本惟此一心克存天理祛其人欲  
所操雖約其功則博斯言古陳誰我倫眷苟求其實  
寔惟活法此厥不聽我無餘策出試南州撫綏惇獨  
南江油油流我惠澤 上思其忠復置近密及 聖  
考初益自殫竭維時 聖考方奮大烈時惟在庭孰  
與公當人謂利見治具以張俄然柎鑿南北投荒漢  
文有道猶薄賈傅宋帝仁厚嘗謫范富豈天瞢瞢不



佑東土既豐其畀胡躡其行高明之識懇篤之誠棄而不庸卒莫我展今儀令譽徒自顯顯謂無其時上聖御極謂莫我知衆賢推轂孰執其咎惟良無祿豈惟其民斯文之厄惟其有道有德有言書在史氏播于見聞有斐君子終不可諉

沂川洪公神道碑

崇禎四十年丁未十二月二十八日沂川洪相公卒于京第士大夫相吊於朝間巷小民相歎於野皆曰賢宰相亡矣君子曰盛德之及人者遠矣公諱命夏字大而生而粹美警悟八歲能屬文十三取發解而受室於東陽都尉申公翊聖公前已請業于堂叔鶴

谷諱瑞鳳及是都尉考象村公諱欽奇愛之仍授學而期以遠到癸亥考叅議公諱瑞翼捐館與伯氏諱命者廬于墓足不出墓門服闋赴科場未嘗不屈其人崇禎庚午中生員試蔭補翊衛官不就丙子伯氏奉母夫人按關西關西朝夕將有寇患公迎侍嶺外丁丑伯氏殉節公奉養驪江上除官免去母夫人沒情文備至甲申闡大科朝家喜得人直授翰林薦玉堂蓋極選也丙戌夏掌令李應著爭論姜獄忤旨遠竄公以正言請繳命爲校理劄論時事得失而論君德必以本源爲應物之主秋又中重試移獻納趙樂靜錫胤爲諫長以事自列例當不許而



上惡其直許遞公力言其不可因劾與趙公異論者數輩有嚴批俄黜公爲和順縣監公清操玉雪而愛民如子大修黌舍召諸生誠心勸課傍邑亦有聞風而至者戊子夏以玉堂官召還順人攀轅涕泣立生祠豎穹石以思之有天戒公同館僚劄陳萬餘言而大要以清心寡慾爲養病養德之本其說明白懇惻可比宣公奏對也秋兼元孫翊善又兼贊讀官己丑仁廟上賓孝廟嗣位以公爲吏曹郎使廉察關東復命兼仁廟實錄都廳庚寅上疏請赦先朝以言獲罪者又請勿用潛邸私人上獎以忠直時清陰慎齋二先生皆在朝廷上心尊敬士

林矜式會朝議携貳二先生皆不能安公又請益盡好賢之誠又言克去私心廓然大公立政之要明辨賢邪勿貳勿疑用人之要輕徭薄賦刻革弊政養民之要樂聞警戒優容謹直聽言之要恐懼修省應天以實弭災之要御批連疏盡言予甚嘉尚公久在銓地務愜公道長官或容其私則公投筆而起人謂甚得郎官體云復廉問畿輔而還清陰先生陳戒甚勤上不甚用其說又大臣以下或被摧沮公深以爲憂進言極論末言齊家治國必自修身始改過遷善必自納諫始答曰臣子之道在於盡忠人君之道在於納諫爾旣盡忠予豈不然爾其日在左右益



懋啓沃又謂政院曰原疏多有可觀故不下自銓郎  
移舍人坐事罷叙復應教兼輔德又劄論君德時政  
又嘗入侍言賞罰不明奢侈漸開雖逐日講學而操  
履之功不純於燕閑之間昔 宣仁二聖嘗以夙興  
夜寐箴作圖以代盤盂之戒此 殿下所當法也  
上善之 上欲寬金自黜之罪公協臺諫爭之遷執  
義請免因進任喜怒作好惡之戒復以舍人十二月  
用都監勞陞通政壬辰爲承旨勤於覆逆自是周流  
禮兵二曹叅議承文副提調大司諫秋中文臣庭試  
受廐馬恩麟坪大君乞暇往關東迤往北路公論咸  
鏡監司違例出待之非 上自咎以不能教弟災異

見旣與同僚論得失又以疏申之尤甚剴切久不報  
後 上曰疏辭切中予病非不知優答而形諸文字  
事不着實故特爲面諭且 賜豹皮曰此雖微物用  
表予意公感激知遇隨事盡言明年癸巳特陞漢城  
右尹因 賜所御金圈夏 上違豫公以諫長拜疏  
陳戒以治心爲治病之要改刑曹叅判兼帶槐院籌  
司麟坪奉使燕山其一行以市買貶辱 國家公適  
在諫院論之甚切 上以麟坪故怒甚麟坪又陳劄  
以激之 上益怒特以公充赴燕使兩司力爭而止  
後竟申前 命冬承 命出疆冰玉自厲雖書冊香  
藥一切無所近未還拜禮曹叅判遷副提學吏曹叅



判會判書有故 上特命公代行時有紫燕島設鎮  
議 上謂公曰一惟卿爲重自兵曹叅判拜大司憲  
因旱進言遞授都承旨丙申以大司成擢拜刑曹判  
書又自地部移判東銓公一循公議屏絕私囑明年  
賞勞陞正憲又進應 旨疏 上獎以忠直乞暇省  
墓有異數曰卿勤勞國事久矣以疾辭職遣醫診視  
冬有雷變陳戒以遷善改過因條時務累千言 優  
批採施戊戌正月遞爲叅贊夏麟坪卒 上將冒熱  
臨喪三司爭執 上怒責之公請平心察理爲憲長  
請昏喪等禮一依法典公於憲府禮曹旋遞旋入己  
亥春尹鑄奪人墓地諸名流皆直鑄公獨與金公佐

明斥其姦狀衆謗喧騰而公不爲動姜獄後昭顯諸  
子無號名己亥 上欲錫爵公將順其美曰足以消  
災也 上喜而從之涕淚洸瀾公又疏曰堯舜之道  
孝悌而已然天理難存人欲易流請自喜怒好惡視  
聽言動之微而察之 上批以數百言皆相與勉勵  
之意都民饑船粟以賑公女婿家亦與焉公抹去其  
籍曰吾女家豈至餓死有筵臣白 上曰古者食祿  
家不得與民爭利今日只洪某識此義矣移長西銓  
兼內局提調五月 上禮陟公慟號如不欲生臺諫  
論 上違豫時不設侍藥廳請削職十月 顯宗大  
王特叙以復舊踐嘗使關西歸陳良瘼與修 孝廟



實錄明年以吏曹判書入對曰 先王嘗曰予舊勞於外頗知民事艱難世子生長深宮豈能知之目今存饑之日自 上宜軫念斯民 上傾聽嘗爭執內司事 上怒公從容陳啓仍及諸官家橫濫 上悔悟溫諭尹善道因事謀起士禍 上特命削職公慮其黨相繼媒孽以致蔑貞之凶極論陰陽消長之道又上劄言變不虛生八月兼守禦使九月劄請輕繇薄賦以蘇飢民以病乞免 答曰卿德量有餘方今所恃匪卿而誰一日赴政席 上就改西銓蓋難其人也 上講宗史曰理宗好學如此而不克有終何也曰始勤終怠卒未有成又曰賢邪難辨聖學既明

則鑑空衡平物無所逃矣辛丑上劄陳戒又請士夫子弟業武者付軍職勸課其藝從之夏以實錄勞陞崇政階趙綱上疏營救善道語意甚深公白 上以斥邪親賢之道嘗講中庸公進曰 宣廟與先正臣李珣講論人心道心而有本非二心之教聖訓明白痛快蓋自朱子註釋之後微辭奧旨無復餘蘊而後人尚有異同之論願 上慎思明辨焉歲旱 上欲力疾親禱公力進應天以誠之道以 侍藥勞加崇祿先是正言李之翼論李公一相輾轉激觸以致國舅投疏多官對辨公從初仲救李公言甚的當 上亦傾信而反遭移擊遂出城待罪 上慰諭不許遞



職明年正月大臣以大政遷退請姑遞閔公鼎重以爲不可李公翊請根究流言以安公心俄因諫官之言遂得事實上亟命竄誣公之人公猶不自安十疏乞免上每下懇惻德音且以大政勉之公不得已暨出承命旋入而遞後上思見公特召公辭不就疏陳弭災之道由叅贊移吏曹筵中又請益懋聖德癸卯乞暇省墓歸陳畿邑弊瘼屢辭遂改禮曹論奢侈之風請申明禁條又進嶺南荒政條目十月擢拜右議政遂以國事自任首禁諸官家土豪橫占侵陵又以蠲除重歛頻接儒臣爲請又每以奮發聖志振舉綱維爲說又以朝論攜貳不能協恭

教化陵夷風俗壞敗爲深憂夙夜匪懈隨方揆度甲辰春奉使燕山將行上引見賜與有加又遣中使宣醞於郊外而命二子與焉公感激陳謝因致箴戒之意及還又面勞焉公因陳兩西罷置之宜八月陞左議政請減軍布毀踰制主第乙巳掌令李稔疏斥新相許積獲罪甚重諫者坐之公極諫其不可上以醫言將試沐溫泉公諫止不聽公引告承諭而出上嘗講大學衍義公進曰人臣觀感之效專在人主之躬行又因唐史而言曰魏徵不知引君當道之義而太宗虛己容受以致貞觀之治人君納諫之效大矣又請勉留宋公浚吉使之出入經席輔養



元子十二月因虹變極論陰陽淑慝之理而請使陽常勝而陰常微又以爲念慮事爲之不善是皆白虹也丙午又劄論弭災之道多所採施焉嶺南人柳世哲等欲假託禮訟嫁禍士林疏意兇慘公請對辨論甚悉且曰嶺人之意不在論禮而在於陷人三月上又幸溫宮公請畿甸所經列邑依湖西一體蠲役虜遣查使有所詰責上欲自當曰不過罰金而已公曰主辱義當臣死何敢推委於上上乎公對虜使曰今日事實在我輩主上何與焉虜使曰然則國王不知耶公答曰臣而證君猶子而證父禽獸所不忍爲虜使見公辭氣直壯爲之色沮然竟論以極

罪左右震慄而公略無怖色虜使亦服公信義相顧吐舌曰可謂難矣上反覆彌縫事以得已公與領相乞免甚力上堅不許公以世子方講小學舊註多舛乞依李文成輯註刊定諺解從之八月乞暇焚黃歸進一劄以申前說又請減畿邑收米砲保及兒弱收布十一月雷震又乞免丁未正月虜中竟以罰金勘送蓋從上之自當也兩司論查問時領相不能引爲己罪許積使虜請脫大臣之罪俾歸於聖躬因以及公上震怒並竄臺臣司諫李厘知查事首末以公不可同罪於是臺啓只以不能終始力爭請遞公公先已出城待罪及是轉往果川再遣



承旨傳諭 御札公乞遞尤力且請放竄逐諸臣  
上知公意不可回遂許遞又有溫幸 命公隨駕自  
村舍迎 駕於江上中道病劇 上命從容作行既  
至 命除謝恩而引見公又言竄臣之當宥乃 命  
量移又請優老減役以慰一路之心又請致祭於本  
邑 聖廟又請收用本路人才供頓軍民別加優恤  
久滯獄囚審覈疏決善治守令特加賞賜士族女貧  
寒失時者令給昏需皆從之又 命隨駕行到江上  
不敢入京 上連遣史官承旨促召公公遂入 侍  
又申竄臣之請遂 許焉公復出江上閏四月拜領  
議政固辭 上遣史官承旨者至二十餘度適大旱

上下遑遑 宣召益勤公遂進詣城外 命勿肅謝  
徑入筵中公既對縷縷求免 不許先是適有漂船  
到濟州不改漢官衣冠又有 永曆曆書公以爲義  
不可押送虜中請自我方便處之朝議恐事泄不從  
公慨然作詩以見志是年八路大饑公請田賦身役  
並從蠲除畿輔則盡蠲之鄭弘翼死於節鄭雷卿死  
於虜今其妻其母死宜有 恩典皆 允之時公已  
病矣時連有星隕之變術人曰咎在大臣公曰吾其  
死矣未幾果驗焉得年六十一 上震悼恤終有加  
葬于驪州照章里公南陽人上祖悅佐麗祖策勳爲  
太師自是世有聞人入 本朝尤盛高祖諱係貞翰



林曾祖諱春卿觀察使是生諱聖良 宣廟朝各臣  
吏曹判書兩館大提學號拙翁是生叅議公有文學  
才德遭值昏亂卒於分司官配沈氏郡守宗敏女公  
德器夙成深厚而貞慤和易而峻整早孤奉大夫  
愛敬兩至原隰之懷至老不衰平居昧爽盥櫛衣冠  
必飭未嘗有戲慢之習早負公輔望及登本朝慨然  
以格 君心正朝廷寬民力變士風爲己任 孝廟  
初服朝著漸清而賢路大開者蓋公之力居多及議  
孝廟庭享獨排衆論特以清陰慎齋配食士論翕然  
稱頌焉事機將至必炳幾而憂之 君過未形必先  
見而防之嘗啓于 顯廟曰宮闈不肅王子王孫便

服出入或通宵宿留漸不可長其後楨裡果以私姦  
宮女得罪 顯廟嘗曰內間之言或出於外間何也  
左右莫能對公曰以外間之言入於內間者卽是也  
一時稱爲名言每於賢邪進退陰陽消長必拳拳致  
意有從四方來者必問年穀凶稔民間疾苦 孝廟  
知公忠藎毗倚甚重 顯廟繼志委任尤至主張兩  
銓秉心公平雖羸弁悍校亦皆感戴議讞刑獄必求  
其生或見君德過差至廢寢食坐而待朝投疏求對  
如恐不及極言匡救不得不已誠心懇惻屢回 天  
意前後大疏幾至五十餘而明白切實不爲空言蓋  
其忠君憂國根於天性而自不能已也性又廉約於



物無嗜好位至卿相而未嘗斥一畝田增一僮指居常屢空脫粟褐衣矮屋車門人不堪其苦處之泰然孝廟嘗稱之曰洪某儉素如此特賜貂帽錦段以獎之嘗於榻前進曰今日入侍諸臣各毀其家金釵繡裳然後風俗可變也平生甚惡關節奔競嘗啓曰朝臣唯以殖貨營利循私蔑公爲心顧安能憂國忘家同寅共濟耶論說事務必歸於人主之修齊修齊之道必歸於人主之一心求之宋之名臣其本末殫舉理事相函亦罕有如公者也嗚呼公可謂一代之良臣善類之宗主也歟公前媿申氏婦德甚備二男長碩普進士教官早卒次遠普縣監女適進士

李公著後媿尹氏其考橄賢有婦道克繼前範二男澤普別檢德普業儒士人尹星駿其女婿也孫男得龜得範女適朴權者教官出曰得圭女適李澳者縣監出餘皆未名未行孫曾摠若干余與公生同一歲月日差後契義之篤白首不渝嘗記孝廟戊戌冬雷夜轟驚起具疏待漏進奏公早朝抵余曰天戒若是若之何其草疏待朝子已先之而語意一般故吾則削稿矣及乎同抱弓劍每相對杖血恨不相携褥蟻矣前歲縣監謁公銘余曰知公者宜莫如余未幾縣監遽没今別檢以書來曰否則負幽明矣遂攬涕而序而銘之銘曰



洪氏於麗有家於初連十五世載蹟史書逮乎熙運  
益大以昌拙翁光國文獻愈彰分曹淳厚值昏罔顯  
是生沂川大家刑典事親以誠事 君則忠當 仁  
廟世釋褐于躬 孝廟之世主聖時艱郎于選曹俊  
又在官出入三司笏嚴紳端姦邪屏氣有肅朝班年  
除月遷遂長兩銓 聖上知公匪直公賢 聖上曰  
吁天怒良怨外勢凌壓朝論畔渙孰予勵翼俾酬予  
志公曰有要惟仁與義行之有本惟心是爾去其物  
欲惟一於理萬事自貞細大一貫求賢自輔尤不可  
緩 上曰旨哉予敢不力本末該舉庶凝其績 龍  
馭昇天 嗣聖仰成躋之相位百僚是刑夙夜匪懈

益殫其誠疾病嬰身憂念在國復聲三臯慟纏 宸  
極哀榮之備迥出恆式清明之姿豈弟之德曷維其  
忘永世無斁

石湖尹公神道碑

坡平尹公諱文舉字汝望八松公諱煌之子成文簡  
先生之外孫童土舜舉之弟美村宣舉之兄而世所  
稱石湖先生者也公天資渾厚退然謙卑又尚綱惡  
文蘊而不出然積於中者克實敦大故自然著見於  
外其存也人莫不親而敬之其亡也人莫不哀而慕  
之今其子搏纍然踵門請述墓文噫使童土美村而  
在則必如程叔子之叙明道矣今余老病垂死其以



何筆力形容公德之萬一耶然回顧一世知公之詳而服公之深者宜莫如余也余何忍終辭公少嘗績文明經升上舍闈文科適值國勢危疑有謝世遐遜之意卽辭翰林不就良自却步於名途只以八松公擔當世道益論事不已故公亦不能決去遂由槐院爲說書歷踐郎署入兩司玉堂崇禎丙子以正言論和議非義及虜入陪八松公扈從南漢亂已八松公被謫公仍低徊朝著不敢退己卯八松公捐館喪旣除爲堤川縣監奉養母夫人未幾解歸已而逆變起於鄉里有金忠立者來告以事急公急通於寓公使告官捕勦時有與忠立爭功者誣忠立忠立抵

罪公見道臣明其事情朝廷加以賞資公心甚耻之力辭不得戊子丁母夫人憂翌年仁祖大王昇遐赴臨闕下庚寅以後連有承旨之命皆辭及除東萊府使則不敢避險遂赴任與倭人明慎約束倭亦受條聽要我人之牟利者害之愆患生變公遂就勘奪職公喜反初服益求其志大臣有論薦者連拜承旨吏戶刑工叅議副提學大司諫大司成皆不就嘗上疏曰丙子之冬臣與父從難臣處義不明大傷父志其後逆豎之變臣無功濫賞蓋南漢時朝議將執斥和人與虜公意八松公前後斥和力主而自任今聞其事必自請行諱不以言而上疏請獨往虜陣



以代父命以故八松公未卽知其自首差後於人人  
以此咎八松公故公每痛恨而引罪焉 孝考上賓  
復輿疾赴哭今 上殿下自在東宮熟聞公名恩數  
甚至特使該曹繼廩公辭謝請受常祿 上又教以  
欲與相見公益皇恐陳情至於六七疏陞拜大司憲  
卽上免章 上許之而曰予不相迫宜勉留勿歸翌  
年 大行練祭赴哭于闕下留疏卽歸 上猶招徠  
不已吏曹叅判兩司長有闕則必以公除授嘗 下  
別諭曰連年饑饉又有無前水災卿義當與同休戚  
何忍一向退伏救災匡時之策必有所講於心中須  
速還朝罄竭素蘊乙巳 上幸溫泉又別諭宣召公

上疏辭出次山寺以待 命丙午 命給食物又以  
副賓客特 召頻仍辭意勤懇至曰顧今清名雅望  
無踰於卿又曰迂續景命與民更始公輒以病辭則  
批旨尤隆公以壬子十月二十八日卒享年六十七  
訃聞 上驚悼命給喪祭需贈吏曹判書夫人李氏  
先廿日沒而同葬于尼山葛山庚坐原翌年二月廿  
六日也公寬而有制介而不滯和厚於外而內實嚴  
密周徧於物而心甚辨楮謙退遜順而人不敢慢易  
凝重莊整而世無不親愛蓋其爲學專用心於內故  
其見於日用者亦真實篤厚其孝弟之行愛敬備至  
無有過失於其季美村公常以爲師法之地與隣族



處必告以忠信孝友之道常曰吾平生未嘗欺人亦未嘗謂人欺我處家謹於四禮平居早寤夜寢衣冠必整几案不亂素性淡於嗜欲清明在躬終日對越看書主於經傳晚年則又歸宿於近思錄朱子書沉潛熟複不厭不倦雖其天資近道而得於學問之力者爲深矣愛君憂國出於至誠居官爲政一於愛人而違犯人倫者必治不饒冰檠之操終始如一忠孝遺烈必先表章故所至風動理事綜密綱舉目張處大事決大疑不動聲氣常以靜制動故稱之者以爲經綸手而宰相器也惟其所守之確金石不渝嘗上疏曰或值朝廷擬臣於燕价則臨事苟避分義不

敢欲遂承當則有違父道此臣所以甘心自廢而不知反者公所執如此故自聖考以來必欲致之而終不出脚便有壁立萬仞之節公之道雖不見於事爲而其明天理扶世道之功爲如何哉公筆法精健人謂有鍾王體而亦不屑也公上祖華達高麗壁上功臣高祖兵使先智魯祖暉祖昌世兩世不仕夫人平昌李氏宣教郎琢之女夫人在室賢孝宣教公常曰吾女無讓十男旣行自舅姑以至娣姒無不稱仁敬嘗避亂常自處於高深處以爲事危自靖計卒佐公以成家道三子長卽搏季掄文行克世仲子援天五女適叅奉李舜岳縣監崔世慶別坐李顯士人沈



楷俞命與搏男殷教周教四女長次夭掄一女內外  
孫曾若干余於公猥從朋友之後五十年于此矣余  
性質麤戾則每師公之安和心量狷狹則每慕公之  
寬弘志氣輕浮淺露則每服公之沈密厚重至於幽  
獨隱微之地存心不欺之功則雖欲庶幾焉而不可  
得也噫知公詳而服公深者宜莫如余銘公之墓余  
何敢辭銘曰

允矣君子才德兼備含章可貞黃中而理安土敦仁  
雖不易事惟公於此厥有近似屋之既富何不潤矣  
氣貌充然見者心醉蓋公美質雖得於天究厥所學  
實有攸傳惟八松公凜然高風謂舅謂甥於赫坡翁

坡翁之道自文正公以至今日教思無窮公聞而見  
不怠始終惟其如是卒有于躬測之深崇卽之溫恭  
可謂有德同時怨恫可謂不厭令譽彌隆我或銘頌  
名儒鉅公惟愧辭無惟曰林宗

市南俞公神道碑

杞溪俞氏自始祖義臣爲名族然其學問節義文章  
則始自公兼有之矣公諱際字武仲自號市南警敏  
絕倫年甚幼已知有此學 天啓癸亥年十七又丙  
寅兩歲連喪考妣公謂兄弟曰一不自盡悔之無及  
遂詣沙溪金先生質問常變旣而廬墓讀禮兼究性  
理諸書公自十歲理致文詞已蔚然長進旣六七年



浸灌磨礪人益以經術見推 崇禎庚午進士癸酉  
及第隸承文院兼爲馬丞丙子薦拜承政院注書遷  
侍講院說書冬清虜猝至 上將幸江都公亟言急  
修南漢 世子分朝不報寇深又上言請分遣宿衛  
控扼要衝又不報事益急 大駕倉卒遂入南漢  
世子密語以夜跳計公危之急見臺臣力言其非計  
時城守議已定而勸無策公慨然與同志條進戰  
守急務大臣議欲以 王世子應虜求公亟與同僚  
入對奮涕進言曰汴京若斬邦彥等則必無危迫之  
禍 殿下今日不早正王法則大義不明無以振士  
氣 上曰國事至此毋多言已而虜書極悖慢主和

者草某書金文正公哭裂之公復入對請 親御城  
門焚虜書諭軍民以必死之義則恢復或有望矣公  
不忍國書書某字將以死爭之被人力止而不果虜  
又索斥和臣議者又將併取數十人赴軍前公亟上  
疏曰曾謂汴宋所無之事乃見於今日哉人或言此  
輩外挾虜勢以逞其私今果驗矣 殿下始數光海  
與虜相通今斥和者何罪只知天地之常經而已彼  
主和者敢欲脅迫儲君投諸虎口自知罪重以爲若  
不速就初計則身且莫保故虜勢寡弱之時則留時  
引日沮撓事機及夫賊援大至之後則恫疑虛喝震  
撓 聖心必欲青衣我 兩聖又欲因此機會盡除



一時名流臣知白馬之禍無補於青城之辱也臣寧有陳東之死不欲與此輩共生也 大駕與世子至盟壇虜只令十許人陪從公曰 君父入虎口其可不從遂冒入隨 世子周旋 世子將北行公自念既已不死則惟跋涉以身殉之 世子亦念公啓請自從 上嚴旨不許又有言若遣此人必有賣國之事 世子行公執鞚擁馬行數百步痛哭拜辭 世子亦爲之泣下公還待 命於 闕下 命治斥和人罪公編配林川公自是絕意世事惟以經籍自娛越三年己卯蒙宥遂卜築於錦山之麻霞山下日與士友晨夕講誦甲申叙復注書仍有史局薦辭謝遂

陞典籍移兵曹佐郎卽還鄉除全羅都事不赴時 孝宗大王陞儲統公適有禮曹正郎三字銜之 命以冊禮不可不赴遂還朝 命試士于湖西銓曹連擬清要 上斥公以護黨趙公錫胤劄論其不然丙戌春峽中有潢池警挈家復歸林川俄除務安縣監爲政嚴明濟以仁恕明好惡以正士習其詞訟引經據禮吏民畏而愛之以至傍近守宰亦嚴憚不敢爲非戊子解歸己丑春拜弘文修撰赴 闕陳謝仍極論治心養病之道又言奮發大志宜自經筵始略曰殿下以英武建立弘烈而羣臣不能奉揚國勢削弱丙丁以後形勢所壓牽補不暇使 殿下初心摧沮



遷就於姑息宴安之中臣每中夜思之不覺涕泗交集也又曰聖賢之言訓戒深切史籍所載治亂昭著以是浸灌則其於養病豈不大有功乎試於格致誠正之說省察踐履常使清明在躬物欲不蔽則見諸事爲者自然光明正大不墜於委靡苟且之域矣時上久不豫不能開筵又自變故以來一向因循故公疏如是 上優批嘉納賊臣自黜與近幸表裏方茂其惡公將極言竭論冀贊倦勤之政而 仁祖昇遐矣公以 大行襲歛大臣禮官不得入視非禮也引周禮爭之 孝宗大王允之自是遂爲定制羣臣上大行徽號公上疏以爲既有 仁宗今同用一字未

安 上不悅許解諫職政院繳覆公力辭遂遞正言由兵曹正郎陞校理復論時事特蒙 獎諭然異議橫生公遂歸鄉里 上亦益厭之屢擬輒不下批金文敬公爲言俞棨能言人所不能言又其才可用趙相翼繼有言 上怒曰昔宋仁宗廢后非是而謚議無異今俞棨以爲不可至有仁者存天理無人欲等語而再有疏章予之腐心久矣李相敬輿與諸臣合辭伸救皆不能得遂下遠竄之 命諸大臣以下交爭之 上更閱公疏而命勿竄蓋公未嘗再疏又仁者等語則出於他人泛論君德之言而譖者附會浸潤以激 上意故也公中道顧返旣而因言者 上



怒復震初命拿鞫竟竄穩城兩司爭之踰月金文敬公亦上疏請與同罪而皆不省公至配所日課朱子書手寫周禮研究其義守宰饋送裁之以義北俗多不舉子公爲陳天倫自是少革焉公教人必於忠孝禮義冠婚喪祭飲射筭數之文無不詳悉北人風動及公之沒立祠以祭之辛卯量移寧越壬辰放還後上問講官第一人宋公浚吉以公對翌年賤臣時烈復力言其可用因以去就爭之上始許之卽於榻前命拜文學歷司藝檢詳舍人弼善己亥因諸大臣言超授兵曹叅知兼籌司提調仍 教大臣曰小大公事可使專管公常愍軍丁有倒懸之急欲令有職

以下逮及韋布皆輸一疋布以除兒弱之役 上令條具其事而 批曰實非尋常予用嘉悅惟大臣皆以爲不便故不果行然兒弱之役則亦因其議得減焉拜大司諫遞授工曹叅議 上特令出入經筵移承旨兼承文提調獻納閔維重論金佐明葬父僭用隧道 上頗斥其繼論者公諫其不可 嘉納之五月 上禮陟公哀慕甚至時當倉卒大小儀節無不咨公以行籌司請移閑職以專司事乃拜大司成遷副提學與同僚極陳初服之戒聞者涕出館學儒生請以李文成成文簡從祀聖廟公上疏乞從其請公曰送 徃事 居吾義也自是隨事竭忠不計利害



初廷議以爲 大行王於序爲次適 大王大妃不可服三年定以期年有進善尹鑄教掌令許穆再上疏以爲非是尹善道乘時投疏 上惡其陰譎卽命退斥公請屏裔從之鑄以宗統之說激動衆聽又以危語獻議微撼 上意上自摺紳下至韋布莫不疑懼公遂上劄略曰今日之大不幸者宗統之說憑藉論禮恐脅一世設機甚深有不容不辨者嗚呼 國家宗統如天有日非居下者所敢移動而尊卑之也服術精微非可妄論而父母於子惟四世適長乃爲三年次適承重者其兄非殤年早死則更無疊服之理然若必待服必三年然後其統乃傳則國家之統

不絕者幾希矣疏家列出四種不斬之說而主祀傳重之義昭著於其間則曷嘗以服之輕重而有貳宗絕統之嫌哉 上優納焉筵臣白 上特命公侍講歲早上劄請禁侈汰以清風俗立紀綱以正朝廷招賢俊以共天位納諫諍以開言路又言 經筵久廢上候雖不寧擺脫常規引接儒臣使之講論今古憑几而聽之不無所益矣又言易發難制者惟怒爲甚請忘怒而觀理焉還承旨大臣請遞付閑職專管販事歷工禮曹叅議還副提學時連歲大侵民生困瘁讒言交亂士心危懼公夙夜焦勞盡言無諱而衆議枘鑿訾謗紛然公遂求去不得又言世道淪喪實由



私意 殿下宜建用皇極絕去偏係一刀兩段則天德王道不外是矣 上因災審寬諸公請釋善道公曰如此則邪議者增氣矣後 上復用公言罷遞趙綱趙壽益以扶護善道 宗廟有祧祔禮公曰宋時烈所論甚合古道其一宗廟作夾室也其一兄弟不可同昭穆也 上問叔彌姪兄彌弟周禮歟公曰古禮皆然其不然者皆末失也公於是時獨當軍國之務出告入議上聒下爭政事日埤大疾已崇矣壬寅秋請由展墓冬遞吏曹爲承旨自禮曹復入吏曹爲叅議已而特陞嘉善仍長國子兼藝文提學春秋館義禁府事俄拜大司憲又論立志寡欲誠小民之要

再爲吏曹叅判歷漢城左右尹副提學都承旨時公病益甚然於君德政要之急者未嘗不懇懇陳說甲辰二月大臣白其病 上命給藥物竟以是月廿五日卒 上致祭給葬物五月葬于林川先兆下公稟賦清明鑑識超詣早以經學爲主而博極羣書故體立而用周居家以正倫理篤恩義爲要立朝則以格君心恤民隱爲務臨事不計利害惟義是視故丙子危急之日如水臨萬仞壁立千丈文章富贍其使事如取諸袖中自少有濟人利物心雖在廢斥常講求不已自 寧考末年際遇甚隆自許以鞠躬盡瘁敗鈍不顧也今 上殿下亦眷其純忠委重甚至公上



禪君德中盡國事下護士類隱然有山斗之望公既  
沒則有虎逝狐號之歎矣蓋公時有星宿之祥其  
進退屈伸日者必預占其休咎公之生蓋不偶然而  
不究其用惜哉公所著有文集十卷麗史提綱家禮  
源流江居問答藏于家曾祖涵進士 贈贊成祖大  
徹郡守 贈吏曹判書考養曾參奉 贈吏曹參判  
妣南氏 贈貞夫人參判以信女夫人李氏 世宗  
大王九世孫其考曰山岳夫人天性孝勤南夫人常  
曰善事我在貧能竭力以事公既貴尤飭厲不以一  
毫累公教諸子嚴有法才沒公喪翌年丁未季冬十  
七日沒男命胤文科爲侍從官命弼魁進士命興業

儒女適尹揀命胤娶掌令尹衡聖女生一男一女男  
曰相基女適宋茂錫命弼娶牧使閔燾女生一男二  
女男曰敬基女長適李厚坤命興娶參判尹文舉女  
生二男二女男曰夏基晉基女幼竊謂古者文章事  
業皆出於此學後世自爲一物而學爲無用之空言  
矣公之道雖不能大顯而使人知文章事業皆本於  
此學則所謂學者終不爲筮籥邊物事矣其功豈淺  
鮮哉余游從甚久服公甚深公沒時以書示戒如康  
節勉伊川者余雖不敢當而君子愛人之心死而後  
已者可見矣公之施措規畫見諸政事者既書在國  
乘故不復記而略記其三者合而爲一之實以銘其



墓銘曰

星宿孕精碩人降生爰初發軔力探羣經泛濫諸家的破刃迎旣立 王朝亂離是丁岳摧天傾隻手孤擎玉貌邯鄲墨守魯城我正其義羣昏忌明荷衣蕙佩楚水之醒荃乃揆予返之明庭暫泣徧城舒仁肅刑 聖考之初臣議 大行居夷三載忠信前衡流離空苦是維玉成晚復起廢大猷是程夙夜匪懈赤心鷲形上祈永命下隱疲氓維匡同異有和其劔上眷其忠國依其平俄值 天崩痛糜五情送 往事 居百罹來并軍國惻弱陰陽互爭獨立呼號愁髮幾莖故山幽深湖水空清豈不懷歸十畝是耕瞻

顧 王家孰扶其傾心焦思渴指秃首頽疾病乘之遽臯東榮 聖主哀深士林涕零昔公之來一馬伶行今公之歸萬人闐駢我思終始實出於名資高學正源遠流盈惟其受用盖由考亭山頽岱宗星隕魁衡我撮其迹以銘其塋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七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八

碑

撫安君神道碑

我太祖康獻大王始在王氏朝爲宰相以禮聘荆  
尹康允成女爲夫人以爲一亂而誕二子曰芳蕃爲  
考功郎當時貴游家體例也次日芳碩 洪武壬申  
太祖大王旣化家爲國夫人受 高皇帝誥命爲王  
后正位中壺 太祖大王大封諸子芳蕃與 恭靖  
大王 恭定大王并受削土之號則所謂撫安君者  
卽是爾而芳碩爲世子翌年癸酉改領軍官職 太  
宗大王爲三軍府中軍節制使而撫安副之爲左軍



節制使撫安嘗有病 太祖大王親臨其第以視之  
丙子 康王后上仙謚神德越二年戊寅 太宗大  
王戮死鄭道傳南閭世子芳碩遂及焉則撫安君亦  
不免焉時年十八矣 太祖大王悼念二殤屢幸僧  
舍供佛以資冥福 永樂四年 太宗大王追舉恤  
典謚故世子曰昭悼撫安君曰恭順遣官致祭 正  
統丁巳 世宗大王繼絕世以廣平大君爲恭順後  
加贈楸城君其 賜祭文曰恩旣篤於展親禮莫重  
於立後惟卿尊屬懿戚不幸無嗣念孤魂之奚託諒  
予心之是惻載考古典致贈邑號以廣平大君璽爲  
後以奉祀事仵奠菲儀庸示異數慨英靈之如在庶

享祀於永世嗚呼 列聖之隱卒崇終至矣後 康  
定景皇帝謚我 文宗大王曰恭順以故公改謚爲  
章惠始公出自景福宮也 太宗大王執手慰諭曲  
示保全之意及至楊花渡駙馬李伯卿等反 命以  
無及矣是戊寅八月廿九日也初葬通津陵洞 太  
祖徵時舊業也後移葬廣州治西學堂里山 弘治  
甲午其地又爲 成宗大王陵寢故復移窆于同州  
光秀山夫人王氏祔焉王氏勝國宗姓寔恭讓王母  
弟定陽大君瑀之女封爲三韓國大夫人其母順和  
翁主盧氏也道傳等沉殺諸王氏也定陽以夫人故  
得免而改封歸義君俾奉崇義殿祀事夫人以 洪



武丁已生焉七十歲而沒其間 太宗大王屢賜米  
豆 世宗大王加給職田百結及廣平爲嗣則有子  
有孫居然重享福祿矣 神德王后初葬京城內後  
移東城外其後崇奉之儀漸就鹵莽夫人於每年時  
節自備牢牲乘轎往奠故至於廣平之孫而香火猶  
不絕 宣廟將加封植也得賴廣平家舊奴婢藎焉  
顯宗大王朝因又修奉其 巡衛攘剔其灌樹得媿  
健元陵復其舊號曰 貞陵而復作主祔享 太廟  
此雖 聖孝克舉闕典有光 祖宗而亦夫人之誠  
預有助焉其亦竒矣然追典猶未盡舉今 上庚申  
領議政金壽恒建白 貞陵既復尊號則撫安君品

秩不宜仍舊 上然之遂加大君號夫人亦陞開城  
府夫人 遣官致祭而於昭悼公亦如之公謚註曰  
溫克令僕曰章寬裕慈仁曰惠嗚呼以如此令德當  
邦命維新之日始無奸臣之謀計則兄弟可以安享  
曾衛毛聃之茅土後又無任使之忍驚則可以終東  
海宋王之富貴以成我 兩朝慈冒友愛之德矣豈  
天有戾氣生出此等人以乖我 麟趾之盛化也耶  
雖然天道垂仁 列聖致靈殊恩異渥前後荐仍此  
與罄匍不服而遠之者絕異矣此足以慰九泉之悲  
魂而 本朝仁厚之意又足以爲永年祈命之基矣  
嗚呼休哉今其九世孫選哀錄前後事蹟將樹碑於



墓徑余故略記其始末如此云

密山君神道碑

恭惟我 中宗大王順天承運功德巍巍我 宣祖  
大王文治武定丕承丕顯猗歟盛哉有以 中宗爲  
父而 宣祖爲子者曰德興大院君諱峴 宣祖旣  
入承大統而主私親祀擬則濮懿者曰河原君諱鏗  
於 宣祖爲伯兄是生唐恩君諱引齡唐恩娶判書  
朴啓賢女生公公諱濛字 公旣 宣祖之兄孫  
又 中宗廟其世未毀然絕無綺紈習人視其德謙  
卑自牧其於豐約尤泊如也家人時告以乏嘗奉使  
出疆炊無欲清者其有於躬者又如此故能承受福

祉子孫蕃昌壽考令終君子曰寶器不薦於褻味福  
澤不降於淫人斯人也不寧無譏焉盖亦駸駸乎不  
厭者矣其受報無疆也宜哉公容貌秀朗蘭茁鵠峙  
旣老平居簾閣每佳辰令節緋玉交前舉觴上壽歌  
舞迭進公韶顏白髮引滿大嚼陶然不知世之有榮  
辱人之望之者以爲貴人中真仙人也公生于 萬  
曆乙酉没于 崇禎戊戌初授密山副正濟都正俄  
陞正義啓封號又以中義加承憲皆以事遷不專爲  
恩其別職則摠府摠管養人提調也夫人全義李氏  
郡守有訓女判書俊民之孫賢有彝範公嘗疾篤夫  
人日夜露禱雖盛冬不輟六親以爲公疾之已實由



神感先公六年卒壽七十男長翊漢魁文科今爲觀  
察使弼漢業儒昌漢佐郎經漢府使二女適持平南  
重晦監司趙龜錫側出男雄漢觀察生弘邁弘達弘  
廷弘進李悅韓聖亮尹夏明其三女壻也弼漢生弘  
迪弘道弘遊長女壻許熠二女幼佐郎生弘運三女  
壻崔後寔金鑄盧世振其季幼府使生弘邈女壻朴  
致祥也南持平男曰壽挺壽齊壽全壽禧其季幼女  
適李再蕃趙監司男曰泰東次幼二女適閔鍾夏沈  
壽亮季幼內外孫曾摠五十餘人公訓諸子篤有規  
度故觀察颺歷中外皆盡忠勤今 上殿下甚任之  
公之緒業蓋未知其所止也余旣與觀察游又謂我

舅者實公從孫故知公之槩而敢爲之銘蓋翦翦哉  
聖人之後也銘曰

齧肥持梁裘馬揚揚公子之常公則不然謙慎無愆  
人謂公賢神亦勞止錫以純祉不忘不已純祉伊何  
壽考旣遐子孫又多旣多而恪毗我 王國王公伊  
濯蓋我 先后本支咸覆戩以單厚公其承膺日惟  
淵冰俾民不憎水有靈源木有仙根流光未繁何以  
恤我我其夙夜百祿是荷我諭維城毋俾壞傾爾考  
是刑爾不知田惟佛仔肩以保萬年

錦陽君朴公神道碑

汾西公沒二十有九年其孫泰萬以公從子世采狀



來謁銘謹按公考叅贊公諱東亮當光海癸丑誣獄  
大起國舅金公悌男實爲禍首勢將浸及 國母而  
叅贊公與國舅公迹故相阻故對獄據其實爲辭奸  
黨因緣文致竟至 國母幽辱持議者遂咎叅贊公  
不已 仁祖癸亥人心已有所屬而公則不知不覺  
有失言由是禍將不測賴 聖德寬仁公家得保然  
當時諸公要紓公目前大禍以爲叅贊公前事必須  
重究以快一時上下心然後乃可叅贊公於是流竄  
絕域公日夜痛泣曰以吾口語而父乃至此乎常如  
不欲生公 宣祖大王之駙馬也 上甚愛其才常  
加寵異反正諸公非公親懿則師友也訐謨相協墳

麓迭唱以黼黻 王猷而公仍壹鬱幽憂視曩時益  
甚乃以乙酉正月十五日年五十四而卒嗚呼惜哉  
公諱瀾字仲淵清明穎悟表裏瑩澈見之者若玉樹  
氷壺焉其事親主於無違又篤於兄弟其自盡之誠  
孔懷之戚觀者感動出入禁中芬華盛麗無所入於  
其中其居第服御無異寒士客至清坐超然光海時  
違忤者家立碎時叅贊公處危疑常惴惴也而公當  
廢母議起與晉安尉柳頓等能自秉義終不與聞姦  
黨將置之法而公不懼也 仁祖大王欲尊崇私廟  
羣臣爭之強不聽有私人來試公意公知出自 內  
旨而卒無阿辭嘗奉使虜庭時虜才得志於我諸行



人例遭折辱而公以明潔自守得其禮敬以故終能  
畢使而歸公於文藝天得也六歲有杯中畫花酒亦  
香之句十一試藝入選格及長出入秦漢唐宋最好  
莊杜於 皇朝則甚喜滄溟弇州浪然心會殆欲與  
之並駕齊馳及其勒成一家則奇奧曠博肆然奔放  
宣仁間號爲大家諸公皆歛衽讓頭焉看書能數行  
俱下記性絕人貫穿百家議論該實以至異書僻辭  
人所翫牙而公沛然如己言書法慕吳興蒼鬱縱橫  
自闢堂奧 朝廷嘗缺文衡議欲以授公竟以非舊  
例而止公少學于白沙李文忠公多視其言行以自  
飭所善如谿谷張公維疇庵鄭公弘溟其相與推重

非直文章而已皆以志業行誼互相砥礪至白首不  
渝權石洲鞞傲睨一世獨求見公甚切未及而遭禍  
公終身以爲恨公清疎自適當其把酒吟詩風采曠  
發意無旁人而至其謙遜自持和易接人忘其己之  
貴而彼之賤也分宅脫驂少無吝色故公在諸禁鬱  
獨無賤臘物子孫不免飢寒可謂一世之賢豪矣公  
萬曆癸卯尚主其爵階則自順義大夫至崇德襲封  
錦陽君間有別職蓋 仁廟終則漸覺其寃狀也從  
葬安山郡西向之原其世系俱在叅贊公碑文主賜  
貞安號其母仁嬪金氏主溫惠莊肅頗識大義及釐  
降事尊章接妯娒絕無貴驕意至老猶執女紅 本



朝家法之美亦可見矣主孀居十六年家益貧 孝  
宗大王嘗特除男世橋郡守以便其養其往來時車  
服荒弊觀者嗟異壽七十一歿而祔焉世橋官至僉  
正孫男泰斗泰萬泰成泰華泰韓泰吉泰發女婿判  
官金萬增縣令趙持恒餘幼嗚呼公以高門大族又  
爲名父子其地望足以掩諸紳其才猷足以曠當世  
而初局於粉號其所抱不展終厄於兩筭跼躄幽鬱  
畏約無窮以沒其世此豈非命也歟雖然古語曰雖  
不得用而不害其爲可用又曰豈以外至爲榮辱自  
古賢而無命皆而大何者何限况公以災蹇蹤跡能  
自樹立於橫流卒與守正諸公匹美並休芳名不沫

而又能上章快雪叅贊公幽寃則此實觀公忠孝之  
大端而足爲爲善之勸也記昔文元公老先生屏居  
林泉公與谿谷畸庵同謁門下慎齋文敬公亦侍坐  
揄揚今古辨論理致凡四日而去觀者壯之談之者  
至今以爲曠世勝會未幾老先生易簀而四公者相  
繼就世愚嘗默數以爲當時四公公獨向隅而至今  
子姓之蕃惟公爲最亦豈乘除之理歟此可與識陂  
平者道也銘曰

萬馬奔逐中能駐足在平地上猶爲可尚曩昔昏朝  
公家幾覆猶炳其義不從驅劫千秋汾晉事雲水白  
有如杜子準備以俟此其足徵餘可吾能曷不肅雍



王姬之行同此一丘萬世攸景

永安尉洪公神道碑

無何公 仁祖元年封永安尉其秩自明德大夫至  
綏祿大夫其年自 萬曆丙午至崇禎壬子其子文  
科及第重試壯元大司諫萬容文科重試及第弘文  
校理萬衡工曹正郎萬熙進士萬恢我朝鮮表爲大  
國其公卿大夫士民人林林而衆也濟濟而賢也公  
以一介人居其中其福祿榮耀獨爲前後第一焉人  
無不歆艷願慕者然亦無不爲公有所惜其故何歟  
公故大司憲慕堂公之孫故左議政月沙李文忠公  
之外孫又之才之德之文章將翱翔藝苑而宜出入

經幄而餘訐謨廊廟而優只局於國制其才德文章  
一無所施人之惜之也則宜爾公諱柱元字建中曰  
無何者公自號也公生三日無啼哭聲慕堂公曰此  
貴徵也髫髻有器度文才異品流月沙公取而教育  
之又受學于北渚金公 凡有製作必爲先輩所賞  
月沙公久主詞盟嘗指文衡傳受研曰異日當以此  
授汝未冠試場屋中發解 天啓癸亥 仁穆王后  
幽處西宮十年而復正位號一女貞明公主久侍錮  
廢中 仁祖爲選駙馬時當改玉之初其名門右族  
老成賢豪咸在朝廷其子弟門生無非賢俊精英而  
公獨秀出羣醜特中 睿簡焉公家世清寒一朝富



貴隆赫公謙挹自持不改布素心甲子播遷日當夜  
黑 兩宮異路非公則莫能移 慈衛公承 仁祖  
命就伏於前敷奏詳實以故 慈殿知其事出蒼黃  
不甚咎朝廷 仁祖喜甚甚有勞賜以扈從勞進階  
又別管厨院摠府辛未 慈殿違豫久 上思所以  
慰悅者別加公一階丙子扈 駕入南漢城難去公  
概念 王室常涕出不自已己卯有內獄知舊代怖  
畢竟事得已公自是杜門不出者五年憂吉復爵入  
謝 上宣醞錫馬以慰之己丑 孝宗卽位差告訃  
使 上以公纔使還又以母老欲勿遣任事者竟以  
公行辛卯潛谷金相國墳曰洪某人地才局惜也不

施遂撥例差 祔禮提調果費節而事集 顯廟嘉  
禮時公爲使者有賞賜已又當奉使 上召見問老  
親年歲幾何疾病何如聞者榮之公生長法門自有  
規度篤厚而溫雅寬平而凝重方以處己而恭以接  
人又內行淳至事父母盡其誠處兄弟極其友裘馬  
聲色田園財賄未嘗一經於心而常以文學自喜又  
自以巨室世族雖處無事之位常不忘 國家之憂  
以故士流名勝莫不樂與之遊趙樂靜錫胤朴判書  
長遠簡靜自持於人少許可公與之交情義深至二  
公時俱以言貶逐廷臣皆爲 上言之而莫能得公  
畢使還上疏曰錫胤 先大王禮遇之人經幄啓沃

聲



三十年所矣 殿下之所信嚮同朝之所共喜不料  
遭此際遇而未免有三黜之歎也近者錫胤愛君無  
限之意發於吟咏之間遠近傳誦昔宋神宗聞蘇軾  
水調之句而旋即賜環至今爲美談至於長遠既昇  
言責而又加竄黜白首老母以念子之故轉成痼疾  
惟願未死之前得與相見昔唐憲宗因喪度知劉禹  
錫母子之情特令改州 殿下之偉量孝理豈唐宋  
中主之所可擬哉臣忝在肺腑無以報國耿耿愚忠  
終不敢隱焉疏中並寫趙公詩以進 上以儀賓宗  
戚不當干預國政罷公職言雖不用士論甚多之後  
議政鄭公太和承旨金公益熙對 上曰某乃洪履

祥之孫李廷龜之外孫固內外名家又其人是士流  
故臣等皆與之相親焉某自以世臣不避嫌碍敢陳  
所懷可見其心之忠也 上意稍解未久叙復大夫  
人沒公處富貴已久人慮其凶苦飲食之節適復疾  
病子弟泣請薑桂公堅不聽制除復使燕戊申 顯  
宗大王幸溫泉公強疾請從後詣 闕起居猝患風  
疾壬子遂至革 上聞醫藥交道九月十四日終于  
正寢自 大王大妃以至 春官邸下各致恩例以  
十一月十九日官庀葬事定于坡州之梧里洞丙向  
新卜原公貴而有禮富而能儉四使燕山彼中例贈  
皆散之廉率而不自累其周恤親舊甚於己私鄉里



有姜宗孝者月沙公疎屬恃公嫺厚冒昧出入有求必得嘗以詫於金文敬公集文敬歎曰以姜之微而見待如此誠不可及也噫其名立而士附也宜哉嘗值大風雨水流迸地公忽有怵惕之色子弟問其故公泫然泣下盖公嘗遷其考叅判公墓而有水齧痕故追思而自傷如此云自世教衰報本之禮先亡人位高而年老則益衰怠於祭祀而公每值薦享雖隆冬盛寒必澡浴其身至於灑掃陳設洗滌裁割無不監省公之善行雖不可盡書而此最其不可沒者也其文章盖出月沙公淵源而自成一家雖專門宿手皆讓一頭地公豐山人麗氏朝文科壯元國學直諱

之慶是其鼻祖是生侃都會議舍人以能詩名世稱洪厓先生者也子侑孫演官最著叅判公諱震亦文科及第公一女婿曹殿周孫男重箕重模皆進士重楷業儒餘皆幼自 國朝初選儀賓必取其地散品下者盖不欲人才之局束禁道也自 宣廟以後則不然必擇其傑然而秀窈然而文者故彬彬乎皆可尚也然市南俞公際嘗曰其人其文合而論之當以無何公爲最云夫如是故雖其所享盖極天下之所欲而人猶爲公甚惜焉斯盖一世之通論也余蓬茅之賤士公晚節屢相臨顧余竊矚公持身出言盖勤於禮而尚不怠則其壯歲因可知矣今於銘墓之文



不辭而泚筆蓋兩無獻子之家者也銘曰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若瓦在注寔曰不衷顯顯惟公  
福履是綏厥綏伊何天降錫之惟富惟貴赫赫蕤蕤  
不宜于茲而有所當而公材地與其文章終焉局束  
莫施其有侃侃之儀矯矯之守惟素其位苟完苟美  
謙謙而挹泊然而止歷變履險不瑕于溫神之聽之  
錫爾子孫賢俊莘莘冠佩索索假矣休哉惟德之致  
彼哉淫人宜善是程有不吾信視此刻銘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八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九

碑

高麗僉議贊成事元公墓碑

崇禎庚戌有金姓人發古墓於長湍金洞里有誌石  
焉間有剝缺而其餘皆可讀其標題曰僉議贊成事  
元公墓誌其序有云公諱瓘字退翁原州人也本名  
貞以姓名與上國年號相同故改之曾祖左司諫知  
制誥諱承胤祖追封樞密院副使諱璿父金紫光祿  
大夫守太傅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文殿  
大學士監修國史判兵部事謚文純公諱傳母峰城  
郡大夫廉氏禮賓卿諱守藏之長女中古名宰相



信若之孫也凡一百十七字其下歷叙公性行履歷  
以至七十卒八百三十七字而所缺又二十四字又  
其下有三百九字叙三娶及子婿然後終之以銘而  
所缺又十三字末行書重大匡檢校僉議政丞右文  
館大提學監春秋館事驪興君閔漬撰二十六字今  
以此叅之國史及家乘公生於宋理宗淳祐七年丁  
未景定四年癸亥公年十七而爲江華判官元忽必  
烈三年丙寅及第其庚午陪文純公從高麗元宗如  
元其後以宰相子有才能再入丁亥文純卒公自元  
東還乙未元改元元貞公遂改名戊申十月公享王  
於壽寧宮丙辰六月公卒矣其初配知僉議府事判

三司事洪祿道女無育繼娶同知密直事典理判書  
致仕郭汝弼之女其女適管軍萬戶成均祭酒金承  
用末娶左承旨金信女其長男曰忠通憲大夫密直  
副使上護軍次其名缺不可考女長適西原水軍萬  
戶保勝護軍朴居實次適同知密直司事民部典書  
閔頤季適右思補知制教金光轍閔典書曾孫爲我  
太宗元敬王妃克生 聖子寔爲我東方堯舜也摠  
而論之公蓋服勞君親以至大官然頗留意外典豈  
習俗使然耶據麗史公諱或從水史是本朝 世祖  
時所修容或有訛誤而然歟今去公世五百年所子  
孫不知墳墓所在今以金之發出得以封植如舊豈



公盛德克獲神人之助耶朱夫子蓋嘗有先墓之訟  
有謝過先墓之文今元氏適與之相符其亦奇哉今  
就訟者本宗元士哲等五十四人外裔李議政尚真  
閱議政鼎重兄弟凡七十四人名公巨卿多與其中  
今十四代孫淡介於國舅驪陽府院君閔維重來請  
日子亦公之彌甥遂不敢辭而叙次如右皆 崇禎  
昭陽大淵獻三月日宋時烈述當初誌石既出而旋  
爲人所秘公十三代  
孫舜弼貧不能自存聞之蹶然驚動求之靡有餘力  
惟人事之窮然後始得馬豈所謂神實恫汝孝斯有  
終者歟茲事甚  
奇故追錄焉

高麗僕射閔公神道碑

上之六年乙巳原任司憲府持平閔君著重與其弟

二觀察使鼎重維重言於其族父牧使震亮兵馬使  
震益原任持平光燾族兄府尹周冕曰我先祖僕射  
公墓在平山斗城里舊失其處汔五百餘年而今幸  
得之昔朱制置封塋奉守不虞至爲他人所有夫以  
晦翁爲孫而猶尚如此然晦翁崇土伐石而曰敢謝  
其譴夫謝譴之云似若爲吾宗準備也今既增封改  
表而惟螭蟠龜負之碑未準其格此吾先君觀察公  
所嘗拳拳者竊惟吾宗五百年來簪紳圭組輝赫連  
仍名公巨卿代不絕書至于今日益蕃以昌此實慈  
蔭攸暨吾等各有一 恩例俸賜何敢不永圖是求哉  
雖然家乘茫昧史亦無傳其隱德茂實必多可紀而



難可稽考惟枝葉之茂而本根可徵况我 元敬聖  
妃克配我 太宗大王密贊興運遂生 世宗大王  
則實我東方千五之聖人也制禮作樂用夏變夷魏  
乎煥乎並駕三古靈芝醴泉曷亦無自耶銘如是斯  
足矣且念世彌遠禮益不及謹按墓祭有百歲不改  
之文盍亦並著其說以飭稚昧哉且吾族雖盛流轉  
者尚多今因此各知來處則所謂忠義立而朝廷固  
者其庶幾矣又曰我閔自始祖以來墓土就泯者何  
限而惟是祖旣晦而復顯復食備物之享者亦豈有  
默佑於冥冥者耶斯亦異事也遂以書石之辭命時  
烈曰子之父母皆本乎 太宗璿系則子亦是祖之

彌甥也時烈敬謝曰昔姜嫄廟在魯周天子使史臣  
作頌以嘏之說者又謂魯僖公能遵其祖烈故周天  
子爲此以寵之今諸公惟不以上聞上聞則 聖上  
必命載筆之臣賜銘而褒顯之矣且自有閔氏來仁  
厚忠亮以左右 王家而澤及斯民者豈遜於魯僖  
之烈耶旣以此辭而不得命則謹按其譜而叙之曰  
黃驪閔氏或云來自中國實古費侯之裔自古王者  
婚姻其胄出必皆聖賢之後或者之云其無虛語爾  
上世有諱稱道仕麗氏爲奉御奉御生少保世衡少  
保生公公初名慤後改以懿其曰戶部員外郎贈檢  
校尚書左僕射者實與墓表相應至 大明崇禎甲



成春墓兆始顯其表猶可讀公子令謨孫湜公珪皆  
大官曾孫仁徹命莘仁傑康勻迪勻仁勻良勻光勻  
玄孫敷曦淖大光俊珏基昌裕昉湜備皆以文學才  
略顯或載史氏傳自湜而宗儒又三世左議政霽寔  
生 聖妃黃驪縣自是陞爲都護府而閔氏族系官  
爲修藏閔氏自高麗已稱姜媯家今則仍爲甲乙族  
先輩稱之曰世以文雅致位高顯斯實語也近世顯  
者中樞副使大生判書義生開城府副留守審言參  
判不貪參判安修同知敦寧孝悅知敦寧恭大司憲  
憲府院君孝曾大司憲暉參判永肩左尹祥安提學  
嶽左贊成齊仁掌令純右議政夢龍左贊成馨男驪

川尉子芳右議政箕參判濬參判汝任參判汝慶判  
書聖徽驪陽君仁伯府尹機而持平所謂觀察公者  
卽其男諱光勳自公至是蓋十七世溯至奉御則二  
十世而或云自奉御至公譜者猶失其數世云竊惟  
姬水姜水並成於帝繫姓之世則受命之符其原固  
玄微矣而興王之禮必婚姻爲兢兢焉惟 聖朝之  
德惟於閔氏乎徵之矣子孫又何其多賢也古人曰  
士不必賢世女不必貴種其言誠不然也且惟譜牒  
之載猶能使人尊祖重本而朝廷之勢自尊况於墳  
墓之尚乎吾知閔氏之事於朝廷大有所益如橫渠  
之訓而禮記所謂論譜其先祖以重其國家者其在



是歟其在是歟銘曰  
詩歌文武先叙摯莘孰有其本而不慕慕閔氏於東  
仁賢洵因或云聖門有曰閭閻厥緒遙遙來籍驪濱  
於樂驪水北流活活山迤原膺庶士有竭顯允僕射  
際麗昌辰逢將承應以裕其身繫天申爾胤慶之茂  
其慶伊何倪天之妹十亂有婦化家爲國篤生 聖  
子三古制作我循其朔豈弟君子曷有黃流不注寶  
器有墓于原幾年埋沒明靈感通孝孫契菴維石在  
前其篆可讀聞仍驚告爭來拜伏有璚璜佩有煌圭  
綏乃謀乃諏乃新其刻有田于傍祭祀罔缺有守呵  
禁孰樵以牧其祭維何薦爾馨膺其祝維何永安斯

宅神飽釐爾子孫千億克孝以類以彌 王國與國  
咸休厥猷翼翼我鑄其事昭告無極

林將軍神道碑

林將軍墓舊有表以玉刻文陷置四尺之石今玉去  
而四尺之石呀然獨立世傳玉工之偷去也贈用珠  
玉聖人猶以爲兆姦况此則所謂委之衢路之側者  
歟子孫多在傍近崇奉甚謹而亦無徵焉則後世將  
以爲殆近於郭崇韜之汾陽王矣歲在己未十月癸  
未八代孫行護軍纘賢率其宗姓修之忽得埋誌燔  
造如小瓮其文首尾可讀有云公諱蘭秀本鄉全羅  
道扶安居鄉忠清道公州北三歧村父純誠佐理功



臣金紫光祿大夫守司空上柱國保安伯淑母辰韓國大夫人至正二年三月十七日生公其莅歷云初受興福都監錄事仍叙列郎將護軍右尹等十一官終之以嘉善大夫工曹典書又云公在麗末取耽羅有大功配崔氏三重大匡龍城府院君濡之女 永樂五年丁亥六月二十一日卒十二月初三日壬午葬于朝鮮國忠清道燕歧縣東村佛坡尾良來木山壬坐丙向之地四男長曰暮次曰穆次曰叙次曰興妾女子元萬其文凡三百七十六字又據譜牒暮官水使穆襄陽都護府使後不仕而構亭公州江上名曰獨樂叙忠毅校尉左軍司直與威毅將軍穆三男

孫內侍別監萱進士芷萬戶叙三男孟剛仲剛季剛仲剛萬戶興一男孟仁萬戶孫男重掌樂正其配讓寧大君禊之女芷二男謹監察俊主簿仲剛五男亨貞義縣監智致兵使女壻右議政金克誠孟仁二男水鐵主簿石鐵司直自將軍至今十餘世而內外子孫多不能盡錄其最著者六代孫頴文科官至寺正常不去獨樂之傍今以諸史考之將軍之生在麗朝忠惠王三年其耽羅之役在恭愍王二十三年其時大將崔瑩也豈將軍以禪將從行耶時年三十二也又譜云將軍戰時右臂爲倭所斷故其畫像以所斷臂挿之弓鞬譜又紀賜祭文曰運佐時之奇略樹蓋



世之功勲錫之以分茅胙土褒之以峻秩崇班此記  
耽羅之功而當時封爵之號不傳何也譜又言 宣  
德年間 上命立廟使中軍摠制申檣題其額曰林  
氏家廟夫功在異代而崇報於後世者苟非有大焉  
者則不能也今其廟尚在公州三岐村題額如新檣  
之子孫摸勒別刊殆將家有焉此則足徵於無窮矣  
將軍歿在 永樂丁亥則是革除後十六年也其間  
自守其身有如圃冶諸賢則誌譜及史必皆表章而  
無見焉然其所書卒官非盡 本朝之制則此足爲  
可徵者歟林氏子孫以爲始祖將百世不遷據禮則  
從箕子始來東方者當爲始祖而譜失其名其後椿

以文名其移封扶安而以伯啓封是將軍父然不以  
此爲不遷之祖者豈 國家褒崇有遜於將軍耶史  
與譜皆無徵焉不可詳也續賢等將改樹石墓道又  
依家禮置祭田歲一祭焉將軍字某辰韓姓劉氏正  
憲公福和之女云

左贊成閔公神道碑

嘉靖乙巳士禍閔公齊仁不能力爭以採論者以是  
病之後百二十有餘年其耳孫鼎重大受以家狀一  
通來言曰吾祖有可恕可雪者其可徵不誣如此遂  
取攷其狀則有史草有野史史草則其一乃安公名  
世作也安公以直筆被極刑以死則信乎其言之可



信也蓋我 中廟之世有所謂己卯禍者靜菴趙先生光祖爲之首其後歷 仁宗 明廟卽位而士類殲焉則所謂乙巳禍者也時 明廟幼冲 文定垂簾兇黨旣盡殺名流各其刑書曰武定寶鑑少違者家立碎公時其母夫人尚在心痛其寃而不敢直言以爭然傷慟之意屢發於言凶黨恚恨故公遂譴逐以終按史 文定以密旨諭兩司使除去 仁廟舅尹任及大臣柳灌柳仁淑等林百齡許磁分囑臺諫則執義宋希奎獻納白仁傑等自劾而曰尹任等雖有可論者此非其時齊仁等亦引避曰希奎等所論切直院相李彥迪并請出任是乙巳八月二十一日

也二十二日百齡磁等詣 闕上急變 文定與上出御忠順堂李芭等請論尹任等罪諸臣同辭解救只 命竄任罷仁淑遞灌二十三日仁傑 啓曰事雖微細猶當光明正大今 內降密旨大失事體閱齊仁金光準將論啓尹任臣以爲此事出於 密旨不正甚矣齊仁亦以爲然遂不論此則可矣而密旨初下奔走於宰相之門有同傳令軍卒是雖出於爲 上慰勞之心而臺諫之體則掃如矣是日加任等罪有差二十四日遞罷兩司下仁傑于理二十八日鄭順朋復疏論任等罪洪彥弼尹仁鏡權機李彥迪閱齊仁安各世等十五人入對 簾中以順朋



疏示之令議罪彥迪涕泣請貸諸臣亦皆以好生爲言惟磁及百齡陽救陰激遂賜三臣死仍致之族初白公來見公曰此事不可不爭公曰正吾意也但以老母在耳及見白公啓歎曰誠確論也終不以斥己介意安公名世史草曰是教之下李彥迪閔齊仁等顏色慘然餘皆喧笑或有得色者又曰知經筵閔齊仁啓曰近來災變甚多定難之後人心無不危懼士氣亦皆摧折人心和平然後災變消士氣培養然後氣節興矣尹任等雖不得不用法而人心危懼有如萬物畏雷霆之威閭閻儒生至曰讀書何用人心如此此乃傷和致災之道也人雖有罪必須

寬恕人情莫不欲壽然享壽之道亦以仁厚忠信爲本則自有荐臻之慶矣又曰豈必罪人進君子退小人則人心自定經席之上發此言者惟齊仁一人而已此安公特筆也安公旣死凶黨議改其史草公又力言其不可於是羣凶駭怒共謀擠陷又史戊申六月左議政尹仁鏡兵曹判書黃憲右贊成沈連源左叅贊任權右叅贊金光準吏曹判書尹元衡同知中樞崔演禮曹判書李薇工曹判書宋世珩等會賓廳密啓曰亂逆天地所不容不可以仁柔治之左贊成閔齊仁自誅逆之後每爲仁柔之論臣等知此論終必有弊第以勳臣之故只禁抑而已至今執迷



不回乃曰受罪者多故災變不止且以安名世史草  
爲不可改士林之趨慕者皆以此爲是人心士習日  
趨於不正此爲根柢所關非輕請罷職 文定同  
上卽賜對簾中曰所啓甚駭方今 主上幼冲國事  
專恃朝廷豈料爲國勲臣者反爲邪議哉 中宗治  
尚寬仁而凶歎相仍豈罪逆之致乎安名世褒揚逆  
賊而謂其史不可改尤不可知也此人常於經席倦  
倦以仁政爲言豈料其意之有在歟仁鏡曰曩者逆  
謀始於 主上潛邸之時終發於卽位之初齊仁性  
本執拗謂其定罪過重臣等恐因此而人心將誤故  
共議以啓其罪則不止於罷矣憲曰趙光祖誤其一

世及其見敗猶以爲是齊仁常慕己卯之事故見重  
於士林每發一言人輒誇張齊仁喜其誇張不知自  
止至曰念及時事仰屋長歎且聞有鍾樓掛榜多有  
不可道之言 簾中曰掛榜事不勝駭愕我不敢知  
主上不當立乎逆賊不當罪乎位高勲臣其所以長  
歎者何意連源曰齊仁自是己見立論多誤匹夫異  
議人猶惑之况位高之人乎元衡曰齊仁性本慈祥  
凡於罪人每欲從輕故儕輩指爲慈悲僧大臣亦嘗  
戒責尚且執迷矣演曰其勸行仁政若泛論君德則  
可矣若施諸亂逆則非也議論如是故士林推重矣  
世珩曰黨逆之罪甚於逆賊齊仁自以博覽多識人



莫我如故所論如是矣是日入侍者必欲加以重律而簾中只命罷職於是大司憲丁應斗大司諫陳復昌執義李鐸司諫沈逢源掌令姜偉金澍持平李瑛鄭俊獻納李致正言閔篋沈守慶等合啓曰乙巳逆狀昭著無疑而前左贊成閔齊仁每於論罪之時多發伸救之議至以災變皆田於此且以名世護逆之筆爲不可改公然發議眩惑人聽遂削勳遠竄史所記旣如此而又斷曰齊仁爲士林所推皆望入相至是被罪人皆惜之野史曰齊仁以伸救士類謫公州衣食不能自給許磁聞之除其弟齊英唐津縣監奸黨使陳復昌李無彊等劾磁云公在謫所日以泉

石嘯咏爲樂登臯臨流隨意成趣若將終身然其愛君憂時之心亦未嘗一日忘也嘗作歌遣懷其大意託於瀟湘之竹擬作倚天之筓盡掃蔽日浮雲云爾已酉七月十日公年五十七卒于謫所初葬懷德三政洞後改葬揚州平丘驛西北鳴牛里蓋公於禍初不能正言抗論以救士類其剛直之氣少遜於白公而其悲傷惻怛之心頗乎其至也故其救解之言如石壓而笋出遂爲凶黨所怒其爲白公所駁者亦以母夫人在故其事不能遂如其心昔傳秘閣以重得禍貽親憂不敢忤秦檜然其心可恕故朱夫子狀其行而直以爲不幸况公則卒乃爲凶黨所斥而至以



宗仰趙靜庵爲按豈所謂熙寧奸黨日錄之悖是自  
然不易之公論耶若使凶黨仇公不甚俾保其秩祿  
則公之自白雖用十駕之力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  
矣豈公真心與善故天誘凶徒之衷使公坐洗其讟  
耶在漢徒受甫節之毒而不與李杜之流在宋深慕  
元祐之賢而終受元豐之汙者無其理也世徒見公  
一被白公之斥而不復舒究其始終欲以一事蓋一  
人孰知朱夫子用春秋寬猛之中以論傅公之義哉  
噫可與權者然後可以知此也公旣沒二十年爲  
宣祖大王之元年也李文成珥諸賢力主公議盡洗  
幽冤削去武定之勲公遂追復舊官觀屈伸公者而

可以知公矣其族姓書曰閔氏系出黃驪有稱道仕  
高麗爲尚衣奉御自是聞人達官前後相望遂爲東  
方大姓至高祖審言舉賢良 光廟受禪以判書徵  
不就年九十餘終于童城曾祖冲源以遺逸擢拜執  
義祖諱粹吏曹正郎有能詩聲考諱龜孫典籍以端  
潔稱兩世遊佔畢寒暄門有師友淵源妣彥陽金氏  
公膽力絕人善歌詠兼通射御幼時作文大爲先輩  
所賞公亦自喜刻意勤苦必期於極致華人嘗見其  
詞賦曰古驗之流也公和厚溫謹雖婢僕未 惡言  
罵詈其口所歷亦未嘗使食也己卯以來人皆諱言  
靜庵諸賢公誠心追慕嘗以憲長遂請洗冤復官蔑



貞之後以是爲言者莫公先也其事親樂志忠養與弟齊英友愛采篤族人貧者收恤如不及濟人利物無有餘誠故所在感戴至形於歌謠性喜澹泊雖仕宦日必耽幽勝蕭然自適焉其官自及第爲翰林歷吏兵曹正郎司諫院正言司憲府掌令侍講院文學弼善弘文館修撰校理 賜暇湖堂皆極選也如承文院成均館諸司無不歷踐嘗爲典設守則以嘗惡於沈貞之子思遜以守爲公祖考嫌名欲以困殫也陞通政爲吏戶工叅議副提學承旨大司諫義廣二州牧嘉善資憲則爲咸鏡南道節度使平安道觀察使吏刑曹叅判同中樞漢城左尹嘗與權公機李公

潤慶李文純公滉林公亨秀同修 仁廟事實仍赴京請謚再爲大司憲與宋文忠公麟壽請罪元衡之兄元老則元衡起禍日也爲吏戶兵曹判書兼兩館提學以入侍忠順堂與李文元彥迪諸公同錄勲封驪原君及以崇祿爲左贊成則 文定時削奪者也公字希中公娶固城李氏麗朝名相岳之後縣令岫之女婦德甚備後沒而祔焉男思容郡守思寬禮賓奉事思安縣令思宣監察側出思寰思宜今至五六世而子孫殆至累百其顯者孫庫令汝健 贈正郎汝俊正郎汝信叅判汝任府使汝儉叅判汝慶汝虎死難 贈叅判曾孫府尹機以清白顯節度使祿死



國事玄孫觀察使光勳掌令光燭五代孫著重魁生  
員及第今爲吏曹佐郎鼎重吏曹叅判維重觀察使  
外裔承旨蔡忠元判書蔡裕後叅判李尚真也有立  
巖集六卷行于世余惟公之文章節行過人遠甚而  
遭時迫隘略占騷初志爲所掩及其獨復於積陰之  
中厄窮悲憤以沒其世亦可悲也然史筆不沫公議  
難誣是非之定不待百年而又多賢子孫豈天定之  
可驗者然歟乙巳圭庵宋文忠麟壽以士林領袖蒙  
被淫禍余其從魯孫也今於此文誼尤不敢辭矣然  
辭甚繁而不敢殺者史家之筆難於省削之多也銘  
曰

昔歲龍蛇 二聖繼陟 母后權聽奸凶肆毒礎鉄  
鼎鑊以待羣哲公在其間始焉震虢姦凶妄度謂可  
同事公有所守莫遏其志曰在 中廟有趙文正行  
仁服義師法孔孟今其顛藥克紹前武推賢辨邪如  
宋元祐我心好之常若緇衣彼哉見懷我則思威我  
思不秘我舌莫捫旣誦於私入告尤勤奸黨聚謀此  
不可存罟之阱之卒深其艱流離困欲顧初彌敦于  
梓于桑我泉我林我歌且謔允矣壯心 聖嗣承統  
羣物一新洗幽滌寃舊秩追伸不有其屯其何以亨  
孰其屯之跖心躄形孰其亨之碩儒名卿惟公終始  
具在史氏我因修之以篆其隧



黃海監司李公神道碑

觀察使李公其立朝在 中仁明三聖之際 中明  
之世陰陽互爭慝者常勝然公介然自貞李樛以肺  
腑之親肆躑躅之孚而公隻手沮遏末也卒以其不  
忘低徊淹滯以沒其世然樛敗後世無以前事疇公  
者君子曰爲善者何勸焉公諱之信字元立上祖公  
靖以高麗侍中著籍黃海道牛峰縣故世爲牛峰人  
侍中八世而至吉培 本朝都觀察使是生監察諱  
圻監察生判書諱承健判書生司議諱謹公司議公  
之季子善山大姓吏曹佐郎金叔響之女其妣也  
正德壬申四月二十四日公生于漢師之盤松坊辛

卯中司馬癸卯闡文科自承文院正字著作歷承政  
院注書成均館典籍戶禮曹佐郎兵曹正郎江原都  
事司憲府監察持平執義司諫院正言獻納司諫議  
政府檢詳舍人弘文館修撰校理應教典翰直提學  
蓋極選也間爲司僕寺副正掌樂院正別職則春秋  
館記事官承文院叅校也爲校理時朝夕拜選曹郎  
時嶺南饑荒星州尤甚特以公爲牧使 上曰非李  
某不可本館劄請留公以爲經幄不可無此人其見  
重於上下如此己未陞通政屢爲承旨司喉舌一爲  
副提學掌論思爲諸曹叅議嘗以賀至朝 京師其  
稍陞而自試者黃海道觀察使而掌隸院判決事中



樞府僉知襄陽府使皆其履歷也癸酉自廣州遞還則公年已老而時事亦益變矣公不樂仕進常移疾杜門 朝廷不欲遽聽其退屢有以處之而公輒不就辛巳正月六日以背疽卒 上賜祭賻吊孤恩禮有加焉公善事父兄教子弟嚴而有法待奴僕主於慈惠至其出身事主也常以名節自礪論議慷慨不爲脂韋尤不畏強禦雖屢挫而其方不少刳士類以此多之而見嫉於世者亦以此也越三月葬于高陽之香洞負良之原夫人昌寧曹氏別坐禕之女無育後夫人晉州柳氏叅奉寅仝之女男長劬叅奉次劬承議郎女婿業儒孫億也叅奉二男有憑有恒女適

郡守李櫓承議五男有容有敬有光有誠皆無子季曰有謙以學行爲世名臣今爲叅議叅議生五男翽翎以孝 仁祖朝俱表其門翽以儒學召拜持平翽翽早皆擢第出入從班旣蕃而賢而顯舉世莫倫焉叅議公嘗學於文元公金先生以余有同門之誼託以墓道之銘嘗以其狀最而論之公蓋得於小學者爲多其務悅親意似司馬公儀事兄如嚴父類楊羅漢家子弟衣服惟謹如呂申公法而善遇僮僕又若陶靖節家訓其根基如此故立朝風彩多可觀者雖當士林斬刈之餘猶不失繩度久遭抑塞而無所改悔豈不可尚也哉其子孫之多賢也宜哉人雖不知



而知之者蓋天也銘曰  
牛峰之李遠自麗氏簪紳相望事書于史公生有異  
則修於己惟孝與悌立身之基既聞於家在邦而推  
譽譽匪躬曰庶常吉吐剛茹柔惟我所嗜睨彼驕頑  
不媚而謁禍福既忘升沉寧說遲徊歛避飛不盡翰  
暮年壯志有逝無反迹屈心伸仇者所歎山裂之夢  
遽徵大還香洞之原衣履所安孝孫來祀冠佩莘莘  
以文以行儒術彬彬古亦有言孰川不源勉哉後人  
益播其芬

刑曹判書李公神道碑

李氏籍慶州者最舊而貴新羅時有謁平佐太祖與

國俱始其後有金書娶羅王爲麗祖壻者女官二韓  
功臣至臨海君瑱益齋文忠公齊賢仍父子大顯而  
益齋文章德業實著中國 國朝有尹仁實爲平安  
道觀察使是生昌平縣令公麟娶朴醉琴彭年女世  
傳有陰功生八男其第三曰龜以直死燕山朝世所  
稱再思堂者自是二世不振至皇考進士公學醇行  
修太學諸生不敢與之齒娶安東金氏女生公公諱  
時發字養久公生六歲而孤稍長自知奮厲就學於  
李西溪德胤及爲文詞機杼天成戰藝場屋屢誦其  
人年廿一闈大科入槐院自以學未成一曰揖僚友  
歸復事李西溪益究經籍還朝未幾倭報猝至晨夜



南奔奉大夫夫人逃禍山谷時 宣廟已西幸遂從義  
兵將朴春茂檄文籌畫多出公手募得千餘人擊逐  
旁近屯賊已而赴 行在上疏請 還都城收拾人  
心沈一松喜壽嘆曰亂後無此議論文章朝廷仍復  
力請 上乃決策 廻鑿李鰲城恒福薦公才智  
上命受兵法於 天將駱公尚志駱公見公驚服曰  
求之 中朝亦罕其倫也遂拜大夫人於堂又言於  
上曰李某奇才願 王大用焉自是 天將之至公  
必叅其務例陞著作薦授藝文館檢閱陞典籍遷兵  
曹佐郎兼知製教訓練都廳漢學教授承文檢校俄  
又兼春秋館記事官又拜司諫院正言時議追論鄭

松江澈甚急公引避不與遞爲司書李鰲城 啓還  
騎省以自佐機密細大悉以咨焉 帝遣游擊陳雲  
鴻 詔諭倭營 上命公俱行偵察賊情復 命特  
授正郎以御史巡檢湖西南軍事制使李宗城奉  
詔至遂 召還通事 御前閑習瞻敏 上色獎之  
賜以綵段復遣巡湖兵授成均司藝鴻山賊李夢鶴  
平 上嘉公簡銳直前陞授掌樂正忌者上言點兵  
擾民寇實由某公遂辭歸時倭虜將再逞體察使李  
公元翼辟公自從已而階通政爲贊畫使公鎮忠州  
柵烏嶺城德周山邏布要害爲固守計賊繞出公後  
公還戰于清州衆寡相懸遂左次未幾隨天將追北



至義城又管餽運濟天兵又攝大臣僉楊經理鎬  
上仍使築城于慶州公收衆議上言其不便遂止間  
爲慶尚監司者再輒以言者遞出牧星州二旬移慶  
州盡心撫摩南土大喜又拜本道監司疏陳復讐自  
強之策鄭仁弘憾公前後不寄聲嗾劾公 上察其  
狀力辭不許任再滿輒 命仍授入爲同樞刑兵曹  
叅判兼帶備局實錄堂上都摠府副摠管春秋館事  
會忽酋擾北關官軍戰不利以公爲咸鏡監司 上  
引見宣醞賜以弓矢豹皮馬裝等物公至則忽酋謝  
罪請款驛聞 許之公將迎養大夫人夫人在道  
遭疾 上命給藥物又令所在護送一時榮之奴忽

二酋戰於鍾城邊徼甚警公將遞代遂 命仍任公  
在北累年警備甚設無有遺便恩威並著二酋守條  
不敢漁劫遞還同樞轉爲禮兵曹叅判復兼機密如  
舊或副體使經總西北軍 宣廟薨監殯殿事提調  
承文院出爲平安監司行人熊化大監劉用相繼出  
來公周旋得宜不擾而事舉兩使亦待之甚敬請暇  
歸葬前夫人仍改皇考墓上疏請終三月之制 詔  
使冉登至光海召還通御前事遂管軍國諸務副漢  
城尹又移兵曹爲舟師大將陞嘉義公與鄭愚伏經  
世相善嘗以書抵鄭公略言時事鄭公以事被逮光  
海搜核其文書見公書惡之並下吏遂削黜既三年



叙授安邊府使換長湍未到遞還時羣兇謀廢母  
后公與鄭公弘翼上言母無絕道仍歛武自錮兩司  
核治異論者甚急公特爲坡州牧遂棄歸待命會  
天朝徵我師挾攻奴酋元帥弘立以師降西鄙大震  
體使張晚在鎮以病聞特起公爲五道贊書使攝其  
事公至關西請省貢賦寬民力又察汾江形勢圖上  
方略又置兩西十營自是兵政有緒光海念其久勞  
特陞資憲賜書慰諭亡何奴酋陷遼東公聞卽進住  
安州嚴飭鎮戍且上劄曰此賊必進犯關內而慮我  
議其後則我必先受其兵矣又請振紀綱明賞罰任  
賢能蠲征賦收已失之人心祈永終之天命且條陳

邊事甚悉光海賜尚方劍一口曰大將以下以此從  
事萬戶邊溢見虜騎百餘卽棄城走公收斬之溢卽  
戚里光海大怒下書切責控辭不許仁祖大王反  
正卽召還引見備問西事遂上選將練兵之策皆  
嘉納焉備局請以爲有司堂上又兼知義禁春秋館  
事已而自漢城大尹移判刑曹李适反公受命爲  
體察副使單騎行且收兵進守平山城以待賊賊間  
路直趨猪灘公別遣偏將李重老禦之重老違公節  
度遂敗死時上南幸賊入京城公會副帥李守一  
指授諸將戰于鞍嶺賊敗走公入京汎掃宮廟諸  
附賊者取其簿券焚之物情大安大駕還都公與



元帥迎于江上住 駕勞慰良久以功陞正憲大夫  
賜白金仍帶體府事兼司譯院典牲署提調鑄兵監  
提調管江都保障三南都檢察使董南漢築城之役  
於是追 贈皇考諱大建議政府左贊成祖諱憬胤  
吏曹叅判曾祖諱渤左承旨三妣從贈俄以議讞忤  
旨遭廷尉問一宿乃出只遞刑曹兼職皆不改大夫  
人在季子時得任所乞暇往省還拜知樞以疾解軍  
機諸務聞大夫人屬疾昇疾疾行 上遣人追賜藥  
物 章宗皇帝遣大監王敏政冊封 上公以 國  
有大慶不宜退在大熱力疾還朝疾遂革以 天啓  
丙寅元日年五十八而卒始葬清州地後改葬鎮川

縣東草坪里負震之原自始疾 上使問甚數及病  
內醫留宿差劇以 聞及葬 命泂道護喪給葬具  
遣官致祭以振武功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  
別職準式公風彩峻潔從容閒雅雖當倉卒規模素  
定未嘗有失每恨早違嚴顏移孝諸父愛敬無間見  
人之善艷喜稱慕而其過惡則不言也是故賢者愛  
之而不肖者無怨小少劬書淹貫百家而尤用力於  
先儒之說於家人產業略不經意而至於當官任職  
則盡心盡力不擇夷病性又英果雖機務叢沓耳聽  
目閱口酬手決無不曲當類不爲目前計在嶺南有  
籌邊錄一編舉可長用晉州固城兩營皆公所移設



又識慮深遠決敗筭成屈指以效奴酋始甚微公偵知用兵狀心獨憂之以爲後當然故在西關時練士營田甚爲陰雨計庶幾邊機密勿西事無虞而當時上下恬憺凡所陳請類被沮格不能盡其規畫以至丁卯丙子所在瓦解可恨也已當 母后幽廢時稍忤者罪畧立至而公自守益篤不瑕其瑜嘗卜築於清州後穎里愛其山水仍自號後穎漁隱又號碧梧一時名流如申象村欽吳楸灘允謙鄭守夢擘莫不傾心相與而鄭愚伏嘗曰李某學術人鮮有知之者文詞瞻麗自成一家主盟詞垣者皆耻其前而公則以不能盡力於學問爲恨焉有文稿若干卷藏于家

公初娶驪興閔氏進士敬男女生一男曰慶衍三女適忠義衛李昌運掌令鄭百亨幼學趙重素後夫人高靈申氏承旨應槩之女生二男曰正郎慶徽觀察使慶億文籍連倫爲世名人一女適府使徐貞履側出男慶忠武科主簿慶善文科縣監丙子戰死慶從業武女爲叅判朴炆妾李昌運男叅奉重蓋次重材重熙重彬重美二女適判官趙相趙世顯鄭百亨一女適奉事權備趙重素男始鼎始升女長適俞信一 二女幼徐貞履男進士文尚生員文重三女適金英錫洪善慶韓杜相四男四女皆幼慶徽六男寅煥爲慶衍後寅赫進士寅煜寅燦餘幼慶億男寅燾二男



二女皆幼慶忠二男一女慶善二男二女慶從一男  
二女內外孫曾摠五十人公立朝四十年一心清慎  
遂能劬躬燾後委祉於無倦可謂昭代之名臣矣銘  
曰

李家羅初世著其名麗業將季益齋大鳴克生王國  
有尹西京醉琴貳館實維昌平昌平八男允協嘉禎  
四世而公鵠峙鸞停初發公車穎出羣英乃究儒學  
溯朱而程旁及孫吳談笑戎兵遂奮其庸于壬子丁  
豈惟聖明監我純誠 王人傾蓋允若弟兄功名之  
會衆忌其盈有厥峻躋有評而傾上籍其實毋踰而  
行竟莫南方撫瘼牖盲民服其田士誦其經北首乍

蠶以驚邊氓 上曰汝往汝維干城錫以弓矢豹尾  
馬纓公車 式遄氛稜 載晴鎮北之樓萬甲之亭我  
圉孔固城障崢嶸昏庸讐 母兇議在庭公守其貞  
不懾不驚出管五路西鄙是屏奮我使節稚耄歡迎  
豈敢啓處遼薊臙腥箕封靜謐鴨江空明外庸雖完  
本源宜清屢疏其說懣莫我聽 聖主臨御寤寐老  
成曰汝來歸作我秋卿邊將射天復受神旌 天都  
既收反側以寧懋薦峻功人莫與爭循始訖終不隳  
其聲後承振振克嗣典刑或釐藩維或佐銓衡有死  
其事亦維旁榮凡今食報匪公誰耕我最其蹟敢述  
斯銘



按朴公彭年別號諸家碑碣皆以醉琴稱之然竊聞公婚宗室瓌自號醉琴者着其印章於公所寫千字文以行於世故人誤認爲公號云疑或有此理聊記所聞以備參考云

### 統制使鄭公神道碑

統制使鄭公起龍昆陽人也初名茂樹或云公捷武科當唱名 宣祖大王夢龍起於鍾樓街飛上天衢既覺物色得公而異之 賜以今名云公自幼有食牛氣射桑弧時略作官人樣威伏羣兒莫敢違十三喪其父廬墓哭泣喪畢不肯學書請學射其兄仁龍止之不能得嘗借之試所仁龍以病輿歸而死公大

痛遂棄其業爲之食素三年後族人勸其母勉卒其業既及第戊北則北帥憐其陟岵之情先期許歸壬辰倭變從防禦使趙倣<sub>脫恐</sub>以禦賊之略倣喜以爲別將大敗賊五百于居昌又從擊金山賊方戰酣倣爲賊所獲公奮劍入中堅奪倣以歸仍請於倣尋母所在遂自智異山往見昆陽守李光岳光岳方赴戰晉州以公爲假守時金公誠一爲嶺南兵使檄召公使將遊兵捍後俄以爲尚州判官牧使金澥素聞公能每事咨焉賊方據州城公既擊殺分抄賊四百餘上級于巡營又夜以火攻城大蹙之事 聞拜真判官承旨尹承勳使嶺南還言公討賊狀 上使權牧于



尚俄卽真兼敢死軍大將先是公平土人爲亂者開屯田給餽餉以其餘賑活飢民仍調其驍健者爲兵無不感戴遇賊輒爭死故號其軍爲敢死丁酉倭奴再逞與九邑官率家屬守金烏城體使李公元翼召公爲將大戰於高靈公躍馬入萬人中取紅衣賊將而歸捷奏陞折衝拜慶尚右兵使開營于星州俄而由尚州踰嶺進討湖西永同屯賊賊將清正以大兵將西犯京師爲天兵所敗走公遇於報恩赤巖當前立馬射倒數十賊意甚整暇賊疑有備良久不敢動以故湖嶺避亂人獲免者數十萬人清正旣過尚州公追躡之殺零賊又與天兵擊破慶州賊天

將楊經理鎬戰于島山公爲前鋒旣先登而天兵左次公遂揮刃馳還賊不敢追自是連殺居昌咸陽安陰金山尚州星州泗川賊其攻咸陽天將李枕戰敗而死其餘兵願屬公事聞皇上許之仍以爲天朝摠兵官公大少六十餘戰皆以小擊衆未嘗挫衄楊經理麻都督貴皆甚獎賞遺以票牌及史世用贈詩二章以美之公儀觀雄偉眼光如炬清白無點常急人之困不顧己私嘗以首級與天將祖承訓以贖罪祖雖不受義聲則著矣初朝廷爲李公舜臣置三道統制使以領水軍後公以輔國崇祿大夫居其職天啓壬戌二月二十八日卒于營年六十



一公字景雲公內行亦備少貧賤既貴 贈其父浩  
左贊成祖義傑戶曹判書曾祖哲碩戶曹叅判夫人  
姜氏其父世鼎常爲州椽姜氏避賊入晉州城城陷  
血指書衫告公以死遂與其母及小姑投于蠶石樓  
下大江之水公葬其衫于昆陽先兆公所用有兒子  
壽麟李希春金天男金世賓黃致遠金士宗鄭範禮  
盧涵崔胤尹業等皆壯猛殺賊無算所騎有神馬能  
平超六丈壕能緣絕度險如利爪快翮者公制勝脫  
危多得其力嘗與公相失爲賊所得忽應公聲嚼仆  
執鞚賊走赴公峻坂上後病死公爲文以祭之蓋當  
時應公而出者皆如是公之應時而出可知也公嘗

殺降倭數十終身恨之然公位隋崇班子姓蕃衍豈  
公活人甚多故其所恨不足以傷其慶報耶後娶宣  
傳官權弘啓女生一女適生員金是稅側出男翼麟  
得麟德麟時麟翼麟皆武科長爲僉樞主公後  
女爲僉使朴彥柵妻孫夏諤元諤舜諤美諤禹諤翼  
麟出斗諤震諤得麟出是諤燦諤殷諤世諤德麟出  
時麟出者善諤也蓋公起自褊裨奮不顧身以殉  
國家之急勇以殺賊惠以活良使全嶺甦息遂得建  
旄秉鉞略苞山河至乃 聖天子聞其名姓俾作百  
夫之長此古今之所未有是宜刻之金石傳之無窮  
並以著 國家之耿光也銘曰



在 宣廟世島夷搆兵銛牙利爪血我生靈公在褊  
裨未甚知名爰告主將可破之策遂任以事遂奮其  
力見賊愈多賊愈死咋主將蹉跌虎口之委躍馬奔  
之萬刃披靡奪之中堅旋若電馳漢之飛將名豈獨  
專子龍昨戰其膽可肩不寧其勇義孰與先東蹂西  
踏凶醜哉乍卹焉周餘喙食林野摩手拊瘡剖鎖哺  
餓稚蓋聚門曰公生我維時天將文武洋洋爭遺票  
牌有爛其光詞人有贈穆如之章 帝聞其名曰余  
將挽戰敗而死餘卒七百慕義願屬汝其將之 綸  
音自天獠漢愕眙咸曰 天子萬里明見 皇鑒如  
斯矧我 主眷戟纛弓鉞旌下有絢 皇威旣仗勢

如瓴建難去 國平功賞斯論將其帶礪與 國永  
存公常退坐大樹之根卒乃稽馘序之從勲推榮燁  
赫于考曾祖匪公忠勇孰其承膺塚宜象山以顯其  
能今雖四尺永世不崩

陽川縣令 贈兵曹叅判李公神道碑

余少也因外舅都事李公則聞陽川縣令李公行義  
外舅嘗曰余早失怙恃育於母家季舅陽川公憐而  
撫愛特甚旣養而又教之余之長而上舍皆季舅之  
賜也余已知陽川公當於古人中求也旣而與公胤  
子監司公遊見其居喪有禮在官清慎又知公家法  
非今世所有也公以 天啓六年丙寅五月九日歿



葬于善山治之南百金烏山下酉坐卯向之原後三十八年以監司公貴 朝廷贈公兵曹叅判配盧氏金氏俱贈貞夫人先是監司公乞文於旅軒張先生誌公之墓而慎齋金先生又記其表陰矣今又以公贈既濟亞卿準格當有豐鐫于神道俾余書其事謹按故高麗上將軍忽言 太祖朝有大功啓封於星州其後遂爲星州人至平靖公諱約東以通才清節著名 本朝官至知中樞府事是公高祖是生諱紹元登文科卒官刑曹佐郎是生承旨諱有蕃是生郡守諱碩明娶晉州河繼雲女公其第三子諱敏善字季進少以文藝爲業年三十五捷壬午司馬文廟遭

燼于寇亂國家未遑重建寇退公首先入泮倡多士疏請之遂蒙 允許士論多之薦補繕工監役陞爲司僕寺主簿遷義盈庫出監比安復令陽川縣事皆修舉既而年齡漸高益厭紛囂自京師挈家南下居于嶺表之善山日與鄉人杖屨阡陌間居與旅軒先生廬隔江相望每佳辰令節一棹相從悠然有洛社之致盖公屢典縣邑而家益寒儉年既耆艾而精力堅悍族姓險易異心而感疎皆親愛之家有賢子隆以追恩則人又不侈其榮而樂道其德曰是宜其有是也公可謂賢矣余少時則可爲淺之爲知也廬夫人其考諱思聖生男尚質監牧官女婚士人朴鼎實



柳泰華金夫人考諱崱生尚逸卽監司公尚達縣令  
女婿叅奉李欽臣司藝崔基鉞持平李純穡尚質男  
垣墉女爲呂溍妻監司三男墀縣監坡郡守埭都事  
二女適郭之翰金天燮尚達男墀縣令淑璋女適吳  
相圭朴鼎實男守弘府尹柳泰華男堞埭埭直長  
女三人李欽臣男命耆命耆女適李燁李純穡男云  
泰云康女適叅奉申翰宣垣男志茂志萬志必志英  
女二人墉男志興呂有三男亨徵明徵裕徵墀男志  
長志望志容志寬坡男志顛志尹埭男志安志完志  
憲郭有二男喜遠喜慶朴府尹男震煥而正郎重輝  
司諫增輝其出也內外曾玄孫百九十餘人外舅德

泗其名也銘曰

星李麗初肇自將軍厥緒遙遙平靖紹聞四世而公  
早攻斯文爰升太學值寇之焚公倡多士克上疏言  
於樂泮水復采其芹入官試吏皆著仁恩旣倦于遊  
厭其世紛乃退而休洛江之濱杖屨逍遙課我耕耘  
屋宇窈窕長我子孫晚歲清福集我蓬門七十而九  
隨化歸根有子立揚屢典王藩略苞山河玉節朱幡  
聖上褒嘉聿追其原馳以亞卿號名斯尊告慶于廟  
篆事于墳烏山峨峨其水沄沄惟此一丘庶幾永存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九



